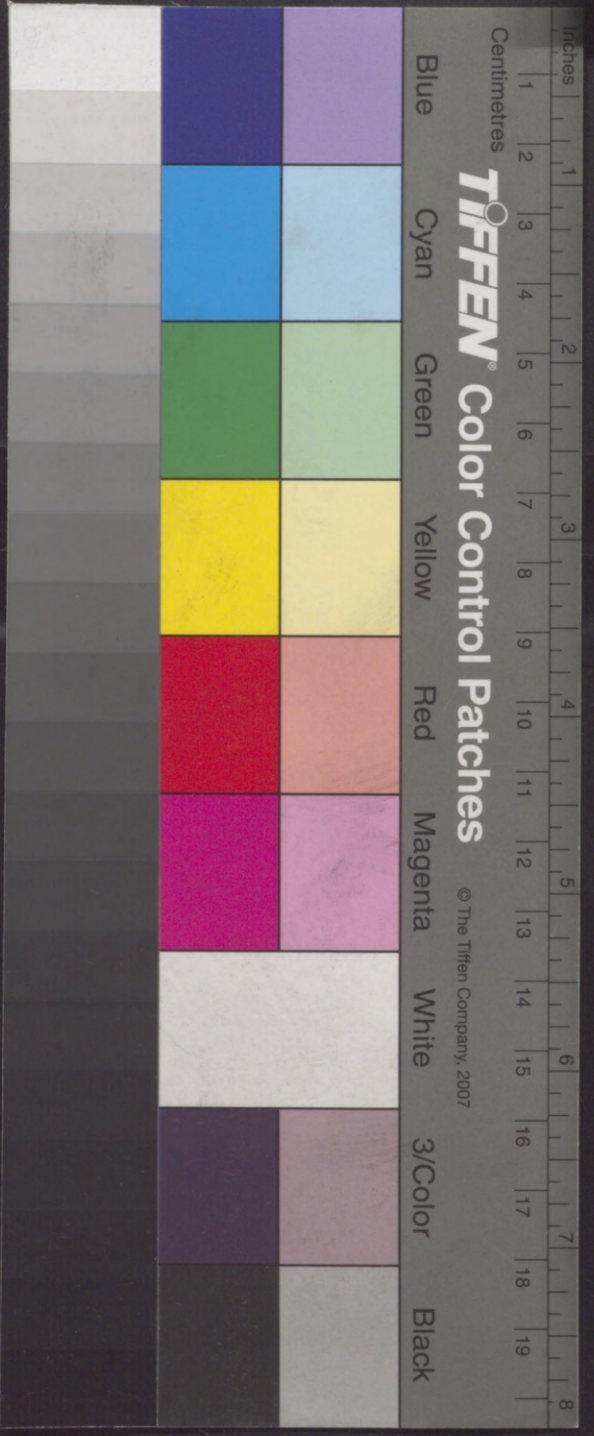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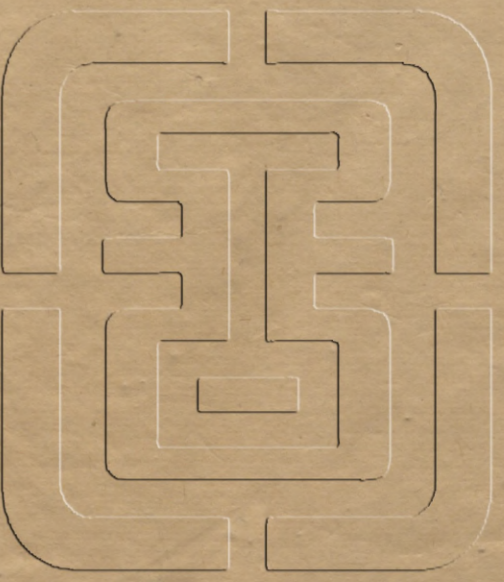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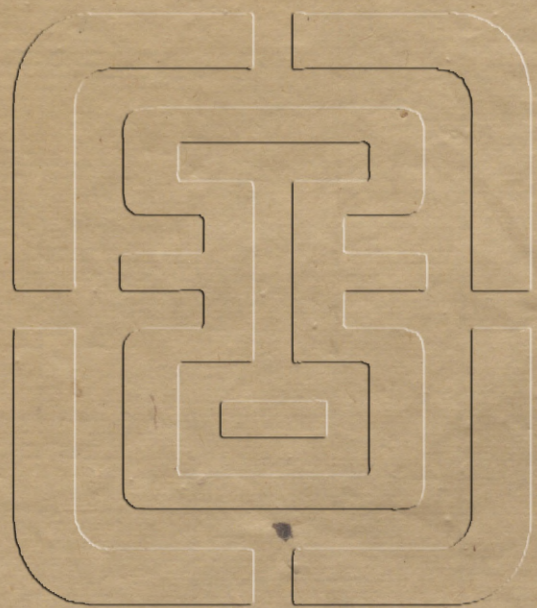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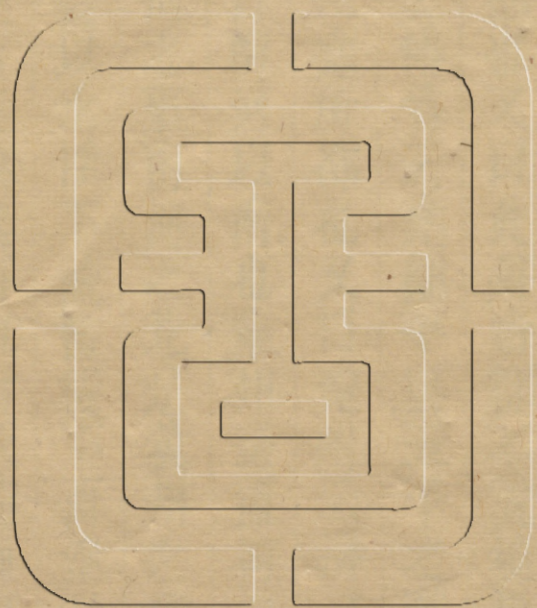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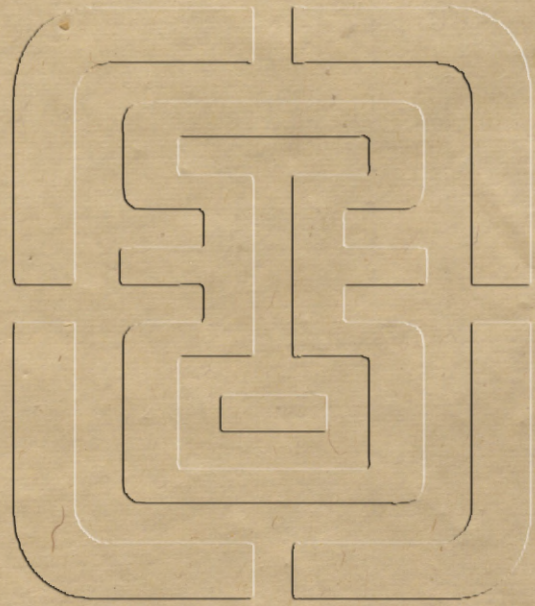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Inches
1
2
3
4
5
6
7
8





皇清經解卷二十九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冀州釋文冀居器反

傳曰堯所都也又曰此州帝都
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
正義曰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又曰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又曰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爲始冀州帝都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

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已下皆準地之形勢
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竝爲東偏雍高於豫豫高
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
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在冀之東南冀兗二州之水各自
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爲大患故
先冀而次兗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
雖是帝都不得先也蘇氏曰堯水河爲患最甚江次之淮次
之河行冀兗爲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尤甚堯都於冀故禹
行自冀始次兗次青次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河
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緩也故次揚次荆以治江淮江淮治而
水患平故次豫次梁次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高

故終焉渭按堯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西南平陽故
城是也李巡注爾雅始解州名孔疏以爲所言未必得其本
其後晉志通典亦皆有說林少穎云九州命名之意蓋出於
一時之偶然不可必求其義傳同叔云凡釋九州之名者皆
因字生義云爾未必得古人命名之實不足信也此真通人
之見今一槩不錄以其言盡屬傳會且非要義所關也

古書言唐堯所居者三一爲帝都漢志云河東本唐堯所
居應劭曰平陽堯都在平水之陽是也二爲始封之國一
在太原晉陽縣漢志云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
晉水所出是也一在中山唐縣漢志云堯山在南應劭曰
故堯國張晏曰堯爲唐侯國於此是也鄭康成詩譜云唐

者帝堯舊都今日大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此皆在冀州之域故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也濟陰定陶縣後漢郡國志亦云古唐堯所居此則在兗州之域水經注永安本甄縣汾水自縣西歷唐城東瓚注漢書云堯所都東去甄十里按永安今霍州霍太山在其東揚雄冀州牧箴雖有岳陽是都語然岳陽所該者廣平陽亦在大岳之陽恐不止永安瓚說非是

閻百詩尙書古文疏證曰蔡傳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曰陶唐按堯爲天子實先都吾晉陽後遷於平陽從不聞有都陶之事真屬臆語卽書疏左氏杜注孔疏亦不

確唯漢書臣瓚注堯初居唐後居陶故曰陶唐師古曰瓚

說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

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

斯得其解矣吾欲取以易蔡傳渭按竹書帝堯九十年游居于陶一百年帝陟于陶

瓚說本此冀州不言境界傳說爲正馬鄭皆云時帝都之使若

廣大然孔疏非之曰夫旣局以州名復何以見其廣大是

妄說也晁以道云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說本

馬鄭班固所謂非其本義與不得已者

或問冀州欲言其境界當云何曰若從爾雅曰兩河間則

漏却南河未善也古者河北之地皆謂之河內自戰國魏

始有河內河東之別而秦漢因之以置郡周禮所謂河內

不止河內郡地也今即兼幽并言之亦無不可必欲書境

界曰河內惟冀州庶幾得之史記正義云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

內河南為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蓋自大河以北總謂之河內而非若今之但以然經文簡奧可以互見正不必爾也

懷州為河內也此馬融說也孔

舜肇十有二州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幽州

傳同至夏而復合於冀與堯時同爾雅之九州有冀幽而無

并郭璞以為殷制兩河間曰冀州注云自東河至西河燕

曰幽州注云自易水至北狄蓋殷分夏冀州之東北以為

幽而正北并州之地仍屬冀視虞之冀則大矣周禮東北

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與虞制同賈公彥疏云

周之冀州小於禹貢以其北有幽并然不唯小於禹貢亦

小於爾雅也

冀州為中土古軒轅陶唐有虞夏后殷人所都及實沈臺

駘孤竹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晉古實沈之虛唐人

及周成王滅之以封弟叔虞是因其以服事夏商

為唐侯至子燮改名曰晉魏霍冀黎書西伯戡黎即揚

郇或作賈沈妣蓐黃帝封臺駘於汾川沈潞亦狄邶鄘衛

始封在邢共凡原雍邗虞檀温中山鼓肥鮮虞薊北燕韓

無終山戎凡三十五國戰國時屬燕趙魏而秦衛亦兼得

其地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此為鉅鹿邯鄲上谷漁陽右

北平遼西河東上黨太原代郡鴈門雲中三川北境漢武

置十三州此為冀州領郡九幽州領郡十并州領郡九後漢魏晉

並因之晉冀州領郡國十幽州七并州六南北朝土地分裂增置漸多不

可勝紀唐承隋制州卽是郡貞觀初因山川形便分天下
爲十道開元中又析爲十五道此爲河北道之汲郡衛州鄴

郡栢廣平洛鉅鹿邢信都冀趙郡趙常山鎮博陵定河間

瀛文安莫饒陽深上谷易范陽幽順義順歸化分順歸德州置

燕媯川媯漁陽薊密雲檀北平平柳城營等郡河東道之

河東蒲絳郡絳陝郡陝北平陽晉高平澤上黨潞樂平儀

陽城沁大寧陽文城慈西河汾太原并昌化石鴈門代定

襄忻安邊蔚馬邑朔雲中雲等郡又都畿之河內郡懷關

內道之單于大都護府按以上通典所列信都當全屬充

鄴郡之內黃堯城臨河汲郡之黎陽東境當分屬充以今

輿地言之山西太原平陽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遼沁三

州河南則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唯衛輝之昨城縣舊直隸

則順天平保定廣平順德五府及真定河間二府之西

北境當以漢時漳水故道爲界水大名府濬縣之西境以

晉故瀆爲界西又新置宣化府舊爲萬及故遼東都司之

西境以大遼水爲界其北則踰塞直抵陰山下西起東受

降城之北東訖于大遼水皆古冀州域也

冀西距河河自今塞外東受降城南而東至山西大同府

廢東勝州界折而南經平鹵衛及太原府之河曲保德興

縣汾州府之臨縣永寧鄉石樓平陽府之永和大寧吉

州鄉寧河津榮河臨晉蒲州是爲西河與雍分界

冀南亦距河河自蒲州過雷首山折而東經芮城平陸垣

曲及河南懷慶府之濟源孟縣温縣武陟衛輝府之獲嘉
新鄉汲縣是為南河與豫分界

冀東亦以河與充分界自周定王五年河徙之後禹河故
道堙廢而冀充之界難分今按漢志魏郡鄴縣下云故大

河在東句北入海故大河者即王橫所云禹之行河水本
隨西山下東北去者也河自汲縣南東北流至黎陽縣西

南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大伾山一名黎陽山今在濬縣
東南二里即賈讓所謂東山也

枉人山一名善化山在縣西北二十五
里俗名上陽三山即賈讓所謂西山也蘇代謂之宿胥之
口酈道元謂之宿胥故瀆李垂謂之西河故瀆濬縣舊志

云在縣西十里蓋禹迹也河徙由縣東故
稱此為西河自此而北歷蕩

陰安縣鄴縣斥丘東接內
黃魏縣至列人斥丘章之境左會衡漳經

所謂北過降水也應劭曰斥丘章縣漳水出治北入河杜佑
曰漳水橫流至肥鄉縣界入河斥丘章今

曲周縣地肥鄉漢列人縣地
蓋漳水由二縣境注于河也河自此東北入海及定王時
南徙則衡漳東出循河故道而下至東光縣西與大河合

王莽時河益徙而南漳水遂專達於海故斥丘章以下水經
通謂之漳水東北歷平恩曲周鉅鹿經縣南宮堂陽扶柳

信都昌成西梁桃縣鄆縣下博樂鄉武強武隧武邑東昌
弓高阜城樂成建成平浮陽至章武平舒入海蓋皆禹
河之故道也而說經者皆以王莽河為禹河謬矣大河故
瀆一名

北瀆王莽時空
俗遂稱王莽河以今輿地言之濬縣屬直隸
大名府湯陰安陽臨

強並屬真定府阜城獻縣交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並屬河間府皆

禹時冀東瀕河之地中流與充分界王制謂之東河北播

為九河其經流爾雅謂之徒駭又同為逆河東至碣石入

海後世謂之勃海者也詳見導河

唐冀州治信都縣貝州治清河縣通典以冀入古冀域貝

入古充域而又據降水以畫界縣在水西者為冀域縣在

水東者為充域今按漢志故漳河在信都縣北東入海禹

貢絳水亦入海此水自南宮入經縣折而東北逕信都城

東注于廣川之張甲故瀆其後水復行北道絳瀆遂空因

謂之枯涖蓋漳水一時之徙流也詳見導河杜意謂禹河在此

間故以枯涖為降水以深州之陸澤當大陸是為北過降

水至于大陸云爾然枯涖實非禹迹而冀充之分界以徒

駭不以枯涖也杜承前謬抑又甚焉漳水故徒駭也唐冀

貝所領諸縣皆在漳東安得有古冀地乎

冀東北與青分界處於古傳記無可考今按碣石以西之

渤海即禹時逆河也自天津衛直沽口與充分界又北歷

寶坻縣東南折而東歷豐潤灤州樂亭盧龍昌黎縣南昌

黎漢索縣碣石在其地渤海之北岸皆冀域也自此以東

則為大海東歷撫寧縣東南又東歷山海關南又東歷遼

東寧遠廣寧等衛南是為漢遼西郡地又折而南歷海州

衛西南衛在故遼東都司城南一百二十里曰梁房口關大遼水於此入海

關在蓋州衛西北九十里關在蓋州衛西北九十里水經注云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

里海運舟由此入遼河

山亦言出砭石東南入塞直遼東之望平縣西屈而西南流逕

襄平縣故城西襄平漢遼東郡治明為遼東郡司郭下定遼中衛地又南逕遼隧縣

故城西又南小遼水注之水出立菟高句麗縣之遼山又東南逕房縣

西左會白狼水水出右北平白狼縣又東逕安市縣西南入于海漢志

望平縣遼水出塞外南入海行千二百五十里明一統志遼河自三萬衛西北入塞南流經鐵嶺瀋陽都司

之西境廣寧之東境又望平襄平遼隊房縣安市皆漢遼

東郡之屬縣而遼水逕其西是知遼西為冀域遼東為青

域而碣石以東梁房以西之海則二州共之矣

冀之北界亦無可考約略言之當得陰山侯應曰北邊塞

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是也昔戰國時趙北破林

胡樓煩築長城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師古曰高闕山名在朔方

之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

陽地名在上谷界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燕趙

所築長城自雲中以迄遼西延袤可三千里疑即堯時冀

州之北界但今之長城未必皆古跡其詳不可得聞耳北

之西頭當起東受降城唐景龍二年張仁愿築置振武軍元和志云在朔州北三百五十里

本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武德四年於此置雲州麟德三年置單于大都護府即舜所分并州之

西界東頭當抵醫巫閭山即舜所分幽州之東界山在故

遼東都司廣寧衛西五里衛東去都司城四百二十里職方氏幽州山

鎮曰醫巫閭是也明一統志云舜分冀州東北為幽州即

今廣寧以西之地分青東北為營州即今廣寧以東之地

秦以幽州為遼西郡營州為遼東郡蓋仍燕之舊以大遼

水為限也

柳城縣漢屬遼西郡隋置營州治焉唐因之地理志營州柳城縣西北接奚北接契丹通典云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平郡七百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其地遠在今之塞外永平府舊志云柳城在昌黎縣西南六十里此蓋唐永泰元年所置柳城軍非古之柳城昌黎本金廣寧縣大定末更名亦非古之昌黎也水經注云魏田疇引軍出盧龍塞塹山埋谷五百餘里逕白檀厯平岡登白狼望柳城見濡水又曰燕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地也使陽裕築龍城改柳城為龍城縣見大遼水此真古之柳城禹貢冀州東頭之北界當訖於此今乃謂

在昌黎縣西南則冀之東北隅蹙地七八百里矣豈不謬哉

顧氏日知錄云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以冀州為中國之號楚辭九歌覽冀州兮有餘淮南子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路史云中國總謂之冀州穀梁傳曰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渭按九歌云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淮南子云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又云正中冀州曰中土則號中國為冀州范甯注穀梁云鄭姬姓之國冀州近京師親近猶不能服則疏遠者可知楊士勛釋曰冀州者天下之中唐虞夏殷皆都焉是天子之常居故後王雖不都冀州亦得以冀州言之則號王畿為冀州義亦微別

冀充共此徒駭八支皆在兗域而孔疏云冀州之水不經
兗州常深以為疑及讀河渠書禹道河至于大伾以河行
平地數為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
于大陸忽憬然如夢初覺知降水大陸九河之區堯時尙
未為河所經也孔義精絕蘇說更暢於孔或謂堯時青徐
無河患青所治者濰淄及汶徐所治者淮沂及泗耳於河
無涉余按漢武帝時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是
患及徐也成帝時河決東郡平原泛濫入濟南千乘是患
又及青也當二渠未斷之日河自大伾以下行平地數為
敗安知青徐之境不若後世之橫被其害乎執經文州界
之所無以譏子瞻所謂夏蟲不可與語冰者也

鄭樵六經輿論曰洪範五行之序一曰水禹之治水自冀
州始冀為帝都在北方屬水故冀在先冀州之水既治水
生木木屬東方故次兗次青次徐皆東方也兗青徐之水
既治木生火火屬南方故次揚次荆皆南方也荆揚之水
既治火生土土屬中央故次豫豫居天下之中也豫州之
水既治土生金金屬西方故終之以梁雍焉渭按禹治水
之序不過先不而後高更無他義夾漈之說類陰陽五行
家言以此說經將流為緯書之祇妄然其言近理足以惑
人故洪景廬亦載之隨筆予不可以不辨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釋文壺音胡治如字岐其宜反

傳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正義曰

班固作漢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則壺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言之也會氏改曰呂不韋云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上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按地理志謂壺口在北屈之東南而酈道元謂孟門在北屈之西南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言之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橫流而出則知其東之壺口其南之梁山其西之岐山皆墊於水矣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山而其餘功又及岐山焉蓋壺口梁岐一役

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也葉氏夢

得曰詩言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則梁之施功為多而岐則因

梁以及之者也薛氏季宣曰傳稱禹鑿孟門儒者多未之信

夏書既載壺口不可誣也呂氏祖謙曰壺口龍門之上口水

之為患本於龍門狹隘故禹鑿之以行水此用工之最大者

渭按既者已事之辭載事也鄭康成云載之言事韋昭同壺

口山在今山西平陽府吉州西南七十里梁山在今陝西西

安府同州韓城縣西北九十里岐山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東

北十里吉州漢北屈韓城則夏陽岐山則美陽也水患莫大

於河孟門龍門乃河之上下口山石當路東流水泄不利故

首闢之壺口事畢遂西治梁蓋自龍門治西河南至於華陰

所謂決川距海也治梁之餘因而及岐蓋決渭之下流入於河兼治梁山之野使可耕作所謂濬畎澮距川也

先儒以既載連上冀州讀謂賦功屬役載於書籍經實無此意且以既載連上讀則壺口二字不成辭當從蘇氏以既載壺口為句載本訓事林少穎引詩俶載南畝為例謂始有事於壺口愚按詩傳俶始載事以為始有事宜也此但言載無始義爾雅哉始也哉與載異顏師古以載為始非是當從鄭韋之訓事如請事斯語之事也

冀三面距河而不言治河蓋河非一處治非一時不可渾言故舉山與地以別之壺口梁山志龍門西河之治也岳陽志南河底柱之治也覃懷志孟津洛汭之治也衡漳志

東河之治也大陸志徒駭之治碣石志遼河之治也雖不言治河而河已無不治聖經之書法其微而彰也如此

禹所治者水也而或舉山以表水唯壺口梁山志西河雍之三危志黑水為決州距海之事岐岳及徐之蒙羽梁之岷嶓蔡蒙雍之荆岐終南惇物鳥鼠則皆濬畎澮距川之事所謂濬源者也

尸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皆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孟門山在今平陽府大寧縣西南八十里吉州西六十里壺口之北黃河中流水經注云河水南逕北屈縣

故城西有孟門山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為黃河之巨阨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

墜復倚其中水流交衝鼓若山騰濬波頽疊迄於下口元

和郡縣志云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西南三十六里今吉州西

北六十五里俗名石槽今河中有山鑿中如槽東流懸注

七十餘尺滑按龍門之上口為孟門在今吉州西直陝

西延安府之宜川縣其下口即今河津縣壺口山盡處近

世亦謂之龍門者也西與韓城之龍門相對上口至下口

約一百六十餘里

孟門有二一在龍門山北三子言河出孟門之上者是也

一在太行山東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取朝歌入孟

門登太行史記吳起謂魏武侯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

行戰國策作呂氏春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

險矣劉孝標廣絕交論曰太行孟門豈云嶄絕凡與太行

連舉者皆非吉州之孟門也杜預云孟門晉隘道而不言

其處所司馬貞注吳起列傳云劉氏按紂都朝歌則孟門

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其注齊世家則曰孟

門在朝歌東蓋據起言以立說今其地實無山以應之齊

師自朝歌而西入亦不當反在其東然則孟門者太行隘

道之名疑即今輝縣之白陘也樂史太平寰宇記云相州

安陽縣有緜隄禹之父所築以捍孟門今謂三伾城淮南

夏鯨作三伾之城諸侯背之蓋亦指朝歌西之孟門但不知從孟門來

者為何水須築隄以捍之若謂此孟門即龍門之上口則

築隄當在太原府瀕河之地安陽距西河千里山脊隔斷

何用為孟門築隄竊疑此隄為清淇蕩洹諸水而設後人誤認兩孟門為一山遂附會其說以為鯀所築以捍孟門耳

漢賈讓奏云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

伊闕析底柱破碣石火規斷天地之性林少穎曰鑿者

宜就狹處鑿而廣之未必如賈讓所謂墮斷天地之性渭

按性猶生也謂非人功所造對上文城郭田廬冢墓而言

山陵當水路則隋之亦非謂本不通水者也生而狹者人

功鑿之使廣即是墮斷天地之性讓言未為過也

三子所稱呂梁山即禹貢之梁山也春秋成公五年梁山

崩公羊曰梁山河上山穀梁曰壅遏河三日不流水經河

水南出龍門口注云昔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

也即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

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河水又

南逕梁山原東山在夏陽縣西臨於河上渭按梁山之崩

能壅河則俯瞰河流可知信為禹鑿之餘三子所稱呂梁

即此山之別名矣酈道元以為在離石縣界其言曰善無

水西流歷呂梁之山而為呂梁洪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

流激盪震天動地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

闢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今於縣西歷山

尋河竝無遏阻至是乃為巨嶮即古呂梁矣在離石北以

東可二百餘里按元和志唐初分離石縣地置孟門縣尋廢後復置定胡縣東至石州九十五里黃

河去縣西二百步孟門關在縣西一百步蓋誤據司馬彪以此地爲孟門遂置縣及關道元本言離石東北有呂梁未嘗謂離石之閭百詩爲之辯曰道元言呂梁之水勢與西有孟門也

龍門無異而以爲在離石離石明之石州改名永寧州者必求其地以實之永寧州東北則今靜樂縣岢嵐州之地西去黃河約二百里無所謂河流也土人欲當以河曲縣西南二十五里天橋峽亦有禹鑿之跡天將陰雨激浪如雷幾相似矣而無所謂千仞巨石又南去離石四百餘里皆與酈注不合當闕疑百詩言甚數今大同府平鹵衛西亦有呂梁山近志以酈氏所言者當之則更在河曲之北去離石愈遠矣總由不知呂梁卽龍門之南山而移其名於它處耳且使呂梁果在離石縣北則西南距孟門六七

百里未鑿不足爲其害三子先言龍門次言呂梁其爲夏陽之梁山無疑也列子又有呂梁爲孔子所觀者酈道元謂在呂縣泗水之上今徐州東南五十里呂梁山是也其下卽古泗水金元以後爲黃河所奪而泗殫爲河禹河未嘗經此傳同叔以此爲禹鑿之呂梁謬極矣

王應麟因學紀聞曰治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大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爲呂梁狐岐讀此始知蔡傳說宗晁氏其言曰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卽冀州呂梁也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爲晉山則亦指呂梁矣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

流注於汾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為

雍州梁岐者非是渭按蔡氏所指呂梁在今永寧州東北

本名骨脊山一作穀積山在州東北百里與太去河一百

五十餘里狐岐在今孝義縣西一名薛頰山與介休縣接界去河

三百三十餘里安得謂河水所經而治之以開河道乎且

使二山果為此經之梁岐則當在太原役中不得與壺口

連舉矣晁說大謬爾雅曰梁山晉望正謂夏陽之梁山夏

陽故少梁秦地也左傳文十年晉人伐秦取少梁梁山由

是入晉成五年梁山崩晉侯所以問伯宗而行降服徹樂

之禮下逮戰國少梁猶屬魏故梁山雖在雍域而實為晉

望蔡氏以為在冀州即離石之呂梁何其考之不詳邪

或問尸子之言可信乎曰可信漢藝文志尸子二十篇名

倭晉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倭逃入蜀春秋穀梁傳兩引

尸子語後漢書宦者傳注曰尸子晉人作書二十篇其一

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蓋即龍門呂梁之說所自出也

尸子晉人必親見禹鑿之迹故以為言呂不韋相秦採入

其書淮南子亦載之此或古書成語非倭所造也朱子語

錄云龍門至今橫石斷流水自上而下其勢極可畏向未

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滾入關陝一派東

滾往河東為患最甚此言深得尸子之意蔡氏親承師說

宜尊所聞而集傳既從曾氏引呂不韋語又從晁氏謂呂

梁在離石自相矛盾明洪武中劉三吾等奉敕撰書傳會

通亦仍謬而莫之正何其情與

朱子語錄云今人說禹治水始於壺口鑿龍門某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使鑿就龍門而下流水未分殺必且潰決四出蓋禹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只是先從低處下手故嘗謂禹治水當始于碣石九河此必朱子未定之論而傅同叔宗之又據孟子禹疏九河濬濟漯二語以為禹之治水實自兗始但就冀一州而言則龍門為咽喉之害故首及之凡為此論者總由不察洪水之狀如何而壺口梁山所以必當先治之故耳堯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孟子曰當堯之時水逆行汎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

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屈書曰洛水警余此亦是堯語古文大禹謨

作舜洛水者洪水也此水迫近都邑堯親見其狀故口能

言之而心實懼之正尸子所謂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

朱子所謂一派滾入關陝一派滾往河東者非泛言九州

之水災也蓋凡水逆流皆謂之洪水而龍門呂梁之河為

害尤甚禹受命治水無急於此者此而能治則無水之不

可治此而不能治則帝都將有其魚之患而又何暇救天

下之昏墊哉無論冀為帝都在所當先即非帝都而滔天

之勢若此亦安得舍冀而事究也明嘉靖中馬明衡撰尙

書疑義其論禹貢一條云朱子謂禹貢記治水始於壺口

龍門不敢深信蓋謂當自下流始自下流則當自碣石九

河始此意固是余竊以為自下流始者此治水之大勢然上流有壅遏之甚者則亦必先達之此治水之權宜也况冀州帝都所在呂梁河之所急安得不先治之凡後世觀古人之事只當見其大綱至於因時從宜則去古益遠不可執一論也斯言深得經意故備錄於此

宋儒以雍山不當入冀故梁岐有異論曾彥和云壺口梁岐一役也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疑者可渙然釋矣愚嘗謂禹貢書法亦有變例非故為變也事有所不同則例因之以變耳於冀得五焉凡山皆繫本州而雍之梁岐獨書於冀一也凡治水皆繫土田之上而恒衛既從大陸既作獨書於田賦之下二也其三則孔傳所云不說境界先賦後田不言貢篚皆殊於餘州者是已學者不知變例則膠柱而鼓瑟鑿舟以求劍鳥可與言禹貢哉

冀州有三壺口一在吉州西南禹貢之壺口也一為汾陰縣西南之平山平水所出亦名壺口山又名姑射山酈道

元謬以為尙書之壺口一在長治縣東南左傳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壺口杜注潞縣東有壺口關潞縣即今潞城

縣關以山為名此二山皆非禹貢之壺口也近志洪洞縣西南亦有壺口山一名蜀山而傳記無之此土俗所稱故不數雍州有二梁山一在韓城縣西

北詩所云奕奕梁山者禹貢之梁山也一在乾州西北西

南接岐山縣界即孟子所云太王居邠踰梁山者非禹貢

之梁山也元和志誤以此山為治梁之梁

壺口山漢志在北屈縣東南括地志云在吉昌縣西南五十里吉昌今吉州也後魏延興四年於此置定陽郡及縣元和志云北屈故縣在定陽郡北二十里正今州直北之地山當在其西南漢志云東南誤也梁山漢志在夏陽縣西北而諸志所言皆不同蓋是山綿亘百里自今郃陽縣西北抵韓城縣西北之麻線嶺皆梁山也然向南則益西而去河愈遠唯韓城西北之山首枕西河北連龍門當以是爲禹鑿之跡耳

治梁所以終壺口之事除河患也其遂及岐者何蓋呂梁旣鑿則河由地中行而西河左右無洪水之患矣然地上之積潦未經疏洩不可以耕作故并治之禹曰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梁岐之間其第一功也然太原岳陽密邇帝都禹不急治而顧先此者何蓋治梁已畢若身遽渡河而東則東方之事正多不能速還治雍當在數年之後而梁岐之間其於帝都事勢當日必有甚切而不容緩者故治梁之餘乘便施功及岐而止數千載以下神禹之經營猶髣髴見之也

詩大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傳曰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箋曰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渭按此言正可以發明治梁及岐之故蓋洪水方割自孟門大溢而西入鄜延之境朱子語錄云長安山生過鄜延然長安却低鄜延是山尾却高則

梁岐之間卑於鄜延可知水入鄜延必由此氾濫而南注于渭勢若建瓴平田皆爲巨浸及洪水旣除之後梁山之野始可以甸治故禹先決渭之下流以入河而尋濬畎澮之水以入渭使嚮之巨浸復爲平田則耕作興而貢賦之法有所施矣禹所以獨致力於此者蓋渭南迫近南山岐西漸偪汧隴地皆高仰洪水所不及其受患者唯是鄜延之南渭水之北梁西岐東數百里之地朱子所云一派西滾入關陝者耳呂梁旣鑿舍此其曷先邪

洪水初平艱食未奏冀田僅第五等而梁岐之間去帝都最近田旣膏腴轉輸又便故禹汲汲於此地昔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蓋由渭汭河由河入汾絳與平陽均此一路禹甸梁出之野通渭水之漕其爲帝都艱食計也切矣及岐而止者蓋岐西地高仰洪水不爲災而東方事急亦無暇西略故也

或問治梁及岐果爲岐東渭北之地則涇屬渭汭漆沮旣從荆岐旣蒞維州又歷歷言之不亦贅乎曰梁岐之間略爲疏濬其功未畢故必待涇漆沮皆治而後旅荆岐以告平此最後治雍之事非冀州經始之事也又何贅焉

旣修太原至于岳陽

釋文岳又作嶽

傳曰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正義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爲郡名卽晉陽縣是也釋地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也下文

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即太岳也地理志河東
城縣有霍太山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即此太岳
是也曾氏曰太原汾水之所出岳陽汾水之所經既修太原
至于岳陽道汾水故也葉氏曰傳言禹能修鯀之功則鯀功
不皆廢也蓋有因而修之者焉鯀惟知治太原而不知道壺
口以及梁岐此功所以不成故禹必先事壺口梁岐而後修
鯀之舊迹自太原以至岳陽也朱氏鶴齡目今河北多有鯀
隄太原岳陽帝都所在鯀必極意崇防禹因其舊而修之成
先績也然不以此為始事者蓋必河道通而汾水之來始有
可受禹急於河之大鯀急於汾之小此成功所以殊耳渭按
晉陽今太原縣屬山西太原府甄縣今霍州屬平陽府太岳

在州東三十里詳見導山岳陽凡太岳山南皆是其地當直
抵南河賈讓言禹析底柱則南河亦施功之處知必在治岳
陽時矣曰至于者所以聯絡其兩頭見中間相去之遠也

高平曰原廣平曰陸釋地正相反傳改言高平為是然不
當連太字疏云太原原之大者則太字別是一義斯為無
病矣鯀徒事太原而不知鑿龍門所以無功然壺口梁山
之役非神禹何從措手鯀即欲為禹所為亦終不能耳

水經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山海經曰管涔之

注于河十三州志曰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
按今靜樂縣在太原府西北二百二十里本漢汾陽縣地
地理志汾陽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行
千三百四十里管涔山一名燕京山淮南子汾出燕京是
也隋志靜樂縣有管涔山元南流與東西溫谿合水出右
近谿
和志云在縣北一百三十里

又南逕汾陽縣故城東

漢立屯農積粟在斯謂之羊腸倉山有羊腸坂在晉陽西北石磴紫

委若羊腸焉按汾陽故城在今陽曲縣西北元和志羊腸山在交城縣東南五十三里

又南與酸水

合水西出少陽之山東南注于汾

又南出山東南流洛陰水注之

水出新興郡西

南流逕陽曲城

又南逕陽曲城西

元和志陽曲故城在太原縣東北四十五里

又東南逕晉陽縣東晉水從縣東南流注之

太原郡治晉陽城尙書所

謂既修太原者也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晉水出晉陽縣西甕山山海經曰縣甕之山晉水出焉今在縣之西南昔

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其川上源後人踵其遺蹟蓄以為沼沼西有唐叔虞祠晉水又東過其縣南分為二派北瀆

即智氏故渠乘高東北注入晉陽城以周園溉東南出城注於汾水也其南瀆於石塘之下伏流逕舊谿東南出逕

晉陽城南又東南入于汾漢志龍山在晉陽縣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元和志懸甕山一名龍山在晉陽縣西南十

二里晉水初泉出處砌石為塘自塘東分為三派其北一派名智伯渠東北流入州城中出城入汾水其次派東流

逕晉澤南又東入汾此即酈元所言分為二派者也其南派隋開皇四年開東南流入汾水汾水北自陽曲縣界流

入經縣 又南逕梗陽縣故城東

晉陽縣南六十里榆次界有梗陽城元和志云在清

源南一 又南洞渦水從東來注之

洞渦水出沾縣北山西流過榆次縣南又

西至晉陽縣南西入于汾出晉水下口者也

又南逕大陵縣東

汾水於縣左迤為鄆澤廣雅曰

水自汾出為汾陂陂南接鄆地理志曰九澤在北并州藪也呂氏春秋謂之大陸又名渥漑之澤俗謂之鄆城按周

禮并州澤藪日昭餘祁即班固所稱九澤也今名鄆城洎元和志云在介休縣東北二十六里大陵故城在文水縣

北十 又南逕平陶縣東文水從西來注之

水出大陵縣西山文谷東到其

三里 又南逕平陶縣東北東入于汾元

和志文水縣本漢大陵縣地汾水經縣東十五里文水在縣西漢平陶縣城在

縣西南二十五里

又南與石桐水合

即縣水也出介休縣之縣山 又西

後魏改為平遙 又南與石桐水合

介休縣西南俗謂之雀鼠谷元和志雀

南逕介休縣故城西又南逕冠雀津

在介休縣西南俗謂之雀鼠谷元和志雀

鼠谷在介休縣西十二里汾水在縣北十二里靈

石縣本介休地汾河在縣北十步深一丈闊三丈

又南入

河東界逕永安縣西

故彘縣也周厲王流于彘即此漢順帝改曰永安

又東與彘

水合 水出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也即 又南逕霍城

東 故霍國唐霍邑縣今為霍州元和志霍山在霍 又南霍

水入焉 水出霍太山西南逕 又南逕揚縣西 應劭曰故揚

縣東南有揚縣故城周語 又南逕高梁故城西 故高梁之

史伯曰西有霍揚是也 又南逕白馬城西 今平陽

公納公子重耳於 又南逕白馬城西 郡治 又南逕平陽

縣故城東 城在今臨汾縣 又南與平水合 水出平陽西壺

亭北春秋時狄侵 又南逕襄陵縣故城西 邑也城在今縣

晉取狐廚者也 又南逕臨汾縣東 天井水出東陞山西逕

東南汾水在 又南逕臨汾縣東 又西逕魏正平

縣東一里 又南逕臨汾縣東 又西逕魏正平

屈從縣南西流逕絳縣故城北 晉新田漢置絳縣其 又西

逕虜祁宮北 宮地背汾面滄西則兩川之 又西逕魏正平

郡南 今絳州本漢臨汾縣後 又西逕王橋滄水入焉 水出

魏改曰正平并置郡 又西逕王橋滄水入焉 絳縣

東滄山西過其縣南又西南過虜 又西與古水合 水出臨

祁宮南又西至王橋注于汾水 又西與古水合 汾縣故

城西又西南逕長修縣故城南 有修水出縣南 又西逕

南入汾 又西與華水合 昔白季使過冀野見

清原城北 晉侯蒐清原 又逕冀亭南 卻缺禱即此處杜預

曰平陽皮氏縣 又西與華水合 水出北山華谷晉卿士薦

東北有冀亭 又西與華水合 食采華陽今蒲坂北亭也

曲太原清源交城文水祁縣並屬山西大原府平遙汾陽介休孝

義並屬汾州府靈石汾西霍州趙城洪洞臨汾襄陵太平絳州

曲沃稷山河津榮河並屬平陽府諸州縣界中皆汾水之所經

也

周禮冀州浸曰汾詩魏風曰彼汾沮洳宰孔言晉有汾河

涑澮以爲淵韓獻子言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此四水者

晉之望也涑水合洮水互受通稱故亦名洮水經注涑水出河東聞喜

縣東山黍葭谷至周陽與洮水合水東出清野山西流合涑水又西逕董澤陂又西逕桐鄉城北又西南逕左邑縣

故城南故曲沃也又西逕王官城北又西南逕安邑縣西禹都也又西逕猗氏縣故城北又西逕郇城郇瑗氏之墟

也又西南逕解縣故城南又西南逕瑕城又西南逕張陽城東又西南屬于陂陂分爲二城南面兩陂左右澤潞東

陂世謂之晉興澤西陂即張澤也西北去蒲坂十五里左傳子產曰昔金天氏有裔

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

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然則汾洮之待治自

古有然朱長孺云智伯謂汾水可浸平陽宋取北漢亦壅

汾水灌太原是汾水爲河東害甚大禹治之自不容緩豈

獨以帝都所在哉渭按川宜宣澤宜障此一定之理鯨欲

繼臺駘之業而以治澤者治川以害人者救人能無敗乎

太原在平陽東北左傳臺駘能業其官以處太原即經所

謂太原矣亦謂之大鹵春秋昭公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

于大鹵三傳皆作太原穀梁云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

又謂之大夏左傳遷實沈于大夏史記禹鑿龍門通大夏

齊桓公西伐大夏是也又謂之夏虛左傳命唐叔以唐誥

而封于夏虛是也又謂之晉陽春秋定公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蓋皆太原之異名周時迺近戎狄故祝佗言成王封唐叔于夏虛疆以戎索籍談言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景王言唐叔受分器以處參虛匡有戎狄杜預曰太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其地蓋華戎錯居故穀梁有夷狄曰大鹵之說

詩小雅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周語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後漢書西羌傳穆王西征大戎獲其五王遂遷戎于太原又云夷王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又云宣王二十七年遣兵伐太原戎不克

本竹書紀年

諸所稱太原或以為即禹貢之太原日知錄曰薄

伐獫狁至于太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為今太原陽曲

縣者始於朱子

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並云

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太

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

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并頭山在西禹貢涇

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屬

定安郡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

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太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

魏立為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爾計周人之禦獫狁必

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

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

方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為禦戎之

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若書禹貢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春
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洮障大
澤以處太原則是今之晉陽而豈可以晉之太原為周之
太原乎司馬相如上林賦布濩澤延蔓太原阮籍東平賦長風振厲蕭條太原高平曰原蓋古人之通稱也
渭按漢安定郡治高平縣後廢元魏改置曰平高唐為
原州治廣德元年沒吐蕃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於靈
臺縣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縣西去故州一百
六十里故州即元開城縣今固原州也廢縣在州西南四十里小爾
雅云高平謂之太原則太原當在州界非平涼縣縣乃古
涇陽在固原之東獫狁侵及涇陽而薄伐之以至于太原
蓋自平涼逐之出塞至固原而止不窮追也

岳陽就附近山南者言之則為今岳陽趙城二縣岳陽漢趙城漢彘縣地並屬河東郡霍山在岳陽縣西北趙城縣東北蔡氏主岳陽一縣固非然

經之所指亦不止此二縣揚雄冀州牧箴曰岳陽是都則
堯都平陽亦岳陽也且如華山之陽附近者為商州而山

南之地非商州所可盡衡山之陽附近者為衡陽縣而荆
之南界非此縣所可盡至若岷山之陽更不知其所屆安

得專指灌縣為岷陽哉夫岳陽亦猶是也直抵南河又何
疑哉閻百詩曰後至于太岳專指山言此至于岳陽陽字所包者廣蓋既修太原二句直舉一千餘里用功而

也言或問下文云至于衡漳衡漳者水也岳陽果包有南河曷

不云至于南河乎曰自華陰而底柱而孟津而洛汭而大

伍皆南河也言南河則混而無別侵及覃懷矣然則書至
于底柱不亦可乎曰底柱者河中之山也言岳陽則底柱
之功見言底柱則太岳之功不見故不言底柱而言岳陽
也

復齋集義曰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觀成功而言也
壺口梁岐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邵氏
簡端錄曰載治及修至于皆言施功也諸州言施功例諸
此底績至于皆言成功也諸州言成功例諸此渭按篇末
云告厥成功則九州所敘似皆以成功言之諸水土之功
率繫山川地名之下而此載治修獨繫其上故以為施功
之辭然皆冠之以既則亦是成功矣惟豫州導荷澤被孟
豬實施功之辭立文偶爾異同不可強生義例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釋文覃徒南反底之履反衡如字漳音章渭按漢書作章

傳曰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正

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為一

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即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

在懷北五百餘里地理志清漳水出上黨沾縣濁漳水出長

子縣東至鄴縣人清漳曾氏曰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

太行之西懷襄之時平地致功為難故曰底績河自大伾折

而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南北為從東西為橫河北流而

漳東流則河從而漳橫矣夏氏俱曰冀州三面距河河為大

患故禹所治自壺口至衡漳皆所以治河之害與夫別流之

入於河也金氏履祥曰大行為河北脊脊上諸州並山險唯

太行之南懷州瀕河之地平夷廣衍田皆腴美俗稱小江南

卽古覃懷也渭按懷縣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西衡

漳一名降水其入河在今直隸廣平府肥鄉曲周二縣界經

所謂北過降水者也詳見導河覃懷砥績則孟津洛汭之河

治矣至于衡漳則自木匠引河北載之高地與降水會衡漳

治而中間大小諸水亦無不治矣禹治冀至此太原衡漳之

南南河之北西河之東東河之西水土悉平可以則壤而成

賦矣

河內西阻王屋諸山其北又有太行蔽之與河東隔絕孟

門之洪水及太原岳陽而止不能東溢為災故其役可以

差緩

水經注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漢志云出鹿谷

發苞山後魏志云出廉山蓋皆發鳩之異名也東過其縣南今山西潞安府長子

又東逕屯留縣南屈逕其城東絳水注之屯留本春秋晉

留縣其故城在今縣東純留邑漢置屯又東逕壺關縣北今長治縣東南

又東北逕潞縣北潞縣有潞水為冀州浸卽漳水也故

潞縣故城又東逕武安縣南今彰德府武安縣清漳水自涉縣

東南來注之謂之交漳口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

城又東出山逕鄴縣西又東逕三戶津孟康曰三戶津在

漳縣西有司馬彪曰鄴又東逕梁期城南縣有武城

地理風俗記曰鄴北五又東逕平陽城北有平陽城又

十里有梁期城故縣也又東逕平陽城北有平陽城又

明經禹貢錐指庚申補刊

東逕斥丘縣北卽裴縣南今成安縣西有斥丘故城春秋晉乾侯邑裴音非應劭曰列人

縣西南六十里有卽裴城故縣也又東北逕列人縣故城南城在今肥鄉縣北又

東逕肥鄉縣故城北城在今縣西二十二里又東北逕斥漳縣南今

周縣東有斥漳故城尙書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者也渭按漢志

鄴縣東有故大河北入海又廣平斥漳縣注應劭曰漳水

出治北入河通典云衡漳入河在肥鄉縣界蓋河由鄴東

而北漳從鄴北橫流至肥鄉斥漳二縣界入河故酈氏以

爲禹貢之衡漳也以今輿地言之濁漳水出山西長子縣

發鳩山縣在潞安府西少南五十里東流經長治縣西又東北經屯留

潞城襄垣黎城平順又東經河南林縣至涉縣東南清漳

水注之清漳出山西樂平縣沾嶺縣在太原府平定州東南五十里縣西南有沾

縣故城南流經和順遼州黎城又東經河南林縣至涉縣與

濁漳合流東經安陽彰德府治臨漳在府東北八十里又東北經直隸

成安縣在廣平府西南六十里入肥鄉曲周二縣界肥鄉在府東南四十里曲周在

府東北四十里禹貢之漳降盡於此矣水經注所敘自平恩以下

曰漳曰絳皆後起之名非禹貢之漳降也

蔡傳按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

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爲漳而不云入河者蓋禹導河

自降水大陸至碣石東北入海周定王五年河徙碇磳則

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自東而取漳水益遠

至欽時河自大伾以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

唐人所言者如此說本夏氏渭按水經或以爲漢桑欽作欽成

帝時人河自大伾以下非故道即自周定王五年始豈待
漢成帝時哉且阜城以下之漳水欽時猶為大河之經流
漳未嘗自入海也河徒砢礫乃無稽之妄談辨見導河歷
代徙流下

衡漳者河北之利害也昔戰國時魏西門豹史起先後為
鄴令皆引漳水溉田以富河內易鹵化為稻梁後漢元初
二年復修故渠以溉田建安中曹公平鄴又塌漳水廻流
東注號天井堰里中作十二塏塏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
注一源分為十二流皆懸水門水所溉之處名曰晏澤陂
故左思魏都賦云塏流十二同源異口也東魏天平中決
漳水為萬金渠亦曰天平渠在安陽之西北
臨漳之西南唐咸亨三年

又引為金鳳菊花諸渠以溉鄴南至德後遂廢宋天聖四
年王公上言今相魏磁洺之田並傍去漳水者斥鹵不可

耕請募民復十二渠渠復則水分無奔決之患可以富數
郡之民詔河北漕司規度而議者謂漳水岸高難開導渾

濁不可溉田公又奏渠田起於戰國前載但言灌溉之饒
不言疏導之法唯相州圖經載天井堰魏武所作分十二

塏相距三百步互相灌注可見疏導之法必就高阜鑿岸
為渠截流為堰然後行水數里方至平田凡渠開二十四

丈則作堰之功可損其半日役萬人五十日而罷若采畝

山之石畝山即大伾在濬縣取礮陽之木礮陽在濬縣給利成之鐵相州有利

成鐵冶用鄭白渠之法扼中流以作堰下流大渠分置斗門

餘水東入於御河或水盛溢則下流閉渠以防奔注復三百年之廢迹溉數萬頃之良田雖勞不可已也議卒不行後公為河北轉運使導相衛邢趙天平晏陂諸渠溉田至數萬頃由是觀之漳水之為利也大矣然冬官不修溝逆地防水屬注音不理孫音遜則亦有害曹操慕容垂郭子儀之攻鄴皆引漳水以灌其城此雖出於人為亦以水勢乘高而下能沈平地故也明正德十五年漳自安陽決而南又東入衛袤百餘里廣四十里土田悉成汗萊其為害不亦大乎禹治河之餘汜濫雖除而田間積潦不可不疏洩况漳南河北五百里間有沈水出河東垣縣三屋山東南流至河內溫縣入河沁水出上黨涅縣謁辰山南清水出河內修武縣黑山山東流至朝歌縣合淇水淇水出河內隆慮縣沮洳山東流合清水蕩水出河內蕩陰至魏郡內黃縣為白溝亦曰清河蕩水縣西蕩音湯洳水出上黨長子縣洳山洳音桓蕩洳諸川左右翼帶禹時並注于河亦猶河汾之間包有涑澮等水無論大小皆當盡力此濬畎澮距川之事所謂滌源者也

朱子言禹治水從低處下手使先鑿龍門而下流水未分殺必且潰決四出故以為自九河碣石始愚謂懷襄之世河從大伾以東早已潰決四出太史公云行平地數為敗是也不待鑿龍門而始然且龍門未鑿水由地上汜濫而南亦終入於河河中之水不加少龍門既鑿水由地中行復其故道亦只是此水河中之水不加多鑿與不鑿其利害皆在冀於究青徐無損益也唯是覃懷底績之後引河

北載之高地河東河內大小諸水悉歸於東河崩騰北注

向之青徐分受其患者至此充獨當之勢甚危急此時充受患獨

深故賦法與他州異而恒衛大陸亦瀰漫難治非先疏九

至十有三載而後同

河不可故經書一役於田賦之下以見其從其作在九河

既道之後不與覃懷之役相連此化工之筆非史臣所能

與也

厥土惟白壤釋文壤若丈反

傳曰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正義曰此土色白

而壤雍州色黃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

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曾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

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夏氏曰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

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

天下之地征則夫教民樹藝與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

土也辨土之宜有二白黑之類辨其色也壤墳之類辨其性

也蓋草人糞種之法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

鹿糞治田疇各因色性而知其所當用禹之辨土所以必致

意於此也東陽陳氏大猷曰白言色壤言質水患退而後土

性復色質辨始可與地利定賦法也渭按夏氏引渴澤用鹿

不如引埴壚用豕於經為切

疏云鄭注周禮十有二壤曰壤亦土也變文耳以萬物自

生焉則言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按

此經上文言十有二土即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保章

氏所謂以星土辨九州之地者故云壤亦土也變文耳然則九州之土皆可謂之壤與冀豫雍之壤對墳埴塗泥壚黎而言者有別唯咸則三壤乃通九州言之壤亦土也與十有二壤正同也

說文壤軟土也釋文馬融云壤天性和美也劉熙釋名壤壤也肥濡意也顏師古注漢志曰柔土曰壤皆與傳意合若鄭所云和緩則由人功所致凡土皆然非州別之質性疏不當取以為義

周禮草人職曰凡糞種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

澤用鹿鹹鴻用貍呼九反勃壤用狐埴壚用豕疆藥用蕢疆其

兩反藥呼覽反輕輿用犬輿呼照反注云凡所以糞種者謂煮取

汁也赤緹線色也渴澤故水處也鴻鹵也貍貓也勃壤粉

解也解胡買反下同埴壚黏疏者疆藥疆堅者輕輿輕脆者鄭司

農云墳壤多蚤鼠也立謂墳壤潤解疏云禹貢白壤之屬

九等與此駢剛之屬九等不同者以禹貢是九州大判各

為一等此九等無妨一州並有其類故不同也渭按草人

所言色質略具張華博物志云五土所宜黃白宜種禾黑

墳宜種黍蒼赤宜菽芋則但言其色而質不詳職方氏云

揚荆宜稻豫并宜五種黍稷菽麥稻青宜稻麥究宜四種黍稷

雍冀宜黍稷幽宜三種黍稷則但言九州之所宜而色質

皆不著總不如草人之備而草人又不如禹貢之精詳也

厥賦惟上上錯釋文錯倉各反

皇清經解卷二十九 胡明經禹貢錐指

庚申補刊

傳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又曰此州先賦後田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正義曰往者洪水爲災民皆墊溺九州賦稅蓋亦不行水災既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故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也因九州差爲九等上上是第一上上之下卽次上中故云雜出第二之賦孟子稱稅什一爲正輕之於堯舜爲大貊小貊重之於堯舜爲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得爲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此州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

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爲之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下上下下可知也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爲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恒也林氏曰九州之賦計其歲入之總數而多寡相較有此九等冀最多故爲上上充最少故爲下下餘州率皆如此非取民之時有九等之輕重也又曰冀州之賦獨先於田者蓋王畿千里之地天子所自治并與園廛漆林

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之所任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於厥土之下而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後賦所以異於畿內也

龍子曰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此貢之所以為不善也愚謂貢異於助唯無公田耳其取民之制雖云於一夫受田五十畝之中稅其五畝之所收然亦每歲各視其豐凶以為所入之多寡與助法無異非上之人科定此五畝者出穀若干斗斛以為常也藉令樂歲不多取凶年必取盈賦何以有上下錯乎然則龍子之言非與曰龍子蓋有為言之也夏元肅曰戰國諸侯重斂培

克立定法以取民不能因豐凶而損益且託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激而云其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柯山此解甚妙蓋自魯宣公稅畝以後諸侯廢公田而行貢法取民數倍於古樂歲猶可勉供凶年則不勝其誅求之苦而皆藉口於夏后氏以文其貪暴龍子所以痛心疾首而為是言孟子方勸滕君行助以革當時之弊意在伸助不得不抑貢故舉龍子之言以相形而未暇深求其義理其實龍子所謂莫不善者乃戰國諸侯之貢法非夏后氏之貢法也

或問禹之取民果如助法因豐凶以為多寡則九州之賦何以有定等曰此有其說也消息盈虛天行自然之理州

境廣大一歲之中豐凶並見荒於東則稔於西贏於高則
詘於下彼此乘除相去不遠故分而言之則民之所供於
上者參差不齊此國不同於彼國此鄉不同於彼鄉合而
計之則上之所得於民者自有定數此州常多於彼州彼
州常少於此州雖或有升降之時而要以多者爲正少者
爲雜此其所以有定等也苟曰五畝之稅歲有常科不問
其豐凶則真有如孟子所云凶年必取盈使民稱貸而益
之者矣曾謂堯舜在上大禹成賦而有如是之做法乎哉
錯等之義二孔闕如林氏主豐凶立說蔡傳以爲豐凶則
九州皆然何獨於冀梁豫揚言之蓋地力有上下年分不
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

然地力上下年分亦非獨四州爲然也傅氏云錯之爲言
非雜也差也九州之賦州內可均齊者則無差等之例如
其不可均齊則大槩幾何而或升或降亦任土隨宜可也
若此則取民之時有輕重而九等非計歲入之總數矣以
理揆之林說近是然其言曰水旱必有所蠲以利民故其
所入之總數自有增損夫謂損由於蠲可也而增豈加賦
所致乎且禹之立法豐凶元與民共之未嘗有待於蠲也
錯等或有或無誠不可曉竊謂禹貢所言唯據各州定賦
之後錫圭告成之前十餘年間歲入之常數而第爲九等
又據四州十餘年間豐凶增損不齊之數而名之曰錯有
則書無則闕非以是爲將來之定式而餘州永無雜出之

賦也不然天道有盈虧地力有遺盡人功有勤惰語其極致則錯而上下相去有不止於一等者禹安能以目前之所驗而懸定數十百年之升降哉諸家所說皆未允當愚推測及此自謂千慮之一得云

疏云冀出第二時無第一豫出第一時無第二是二州不相易等也或言如此則九等有關奈何曰就冀豫觀之謂二州互易其等亦可通知不然者以雍揚充驗之也使雍與揚相易則雍當書下錯梁與揚充相易則揚當書三錯充當書上錯矣而經文無之故知二州不相易等也然二州同年雜出而互易其等亦理之所有孔預知之故曰或容如此事不可恒大抵錯等之賦隨時升降卽令餘州備言亦不足以窮其變此四錯者猶之發凡起例做是以類推則無不可見耳

劉原父說此經云聖人預爲推移通變之權而通行於萬世於是舉其輕重之尤者四州而爲錯法焉朱子亦云歲有豐凶不能皆如其常故有錯法以通之愚謂錯等之賦不期然而然禹未嘗預立爲此法凡言錯法者非是若夫推移通變之權則五畝之稅視豐凶以爲多寡歲歲如此不獨在錯等之年也

禹貢之所謂賦鄭注孔疏皆主穀稅而軍賦不與焉蘇氏始云賦田所出粟米兵車之類而蔡傳取之蓋以周時軍旅之征亦謂之賦周禮大司馬注曰賦給軍用者也小司

徒注曰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論語千乘之國可使治其
 賦孔安國注云兵賦也左傳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又曰
 悉索敝賦又曰韓賦七邑又曰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
 又曰鄆無賦於司馬其所謂賦皆軍賦也故蔡以蘇說為
 長而其實不然按周以前無謂兵為賦者左傳云少康有
 田一成有眾一旅此即司馬法一成之賦也詩正義云成
 五百人其出兵夫則眾不盡行故一車士卒
 唯七十五人少康盡舉大眾故與出賦異也而稱眾不稱
 賦則唐虞更可知矣王耕野云九州田賦止是米穀非必
 兵車此言得之然蘇說亦非獨創仍出於鄭鄭注詩韓奕
 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與禹貢
 注所言治田出穀者合及注信南山則又曰禹治而丘甸

之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
 車一乘以為賦法夫禹甸之義一也何以梁山為治田而
 南山為兵賦是鄭自言之而自破之也紛紛諸說又何怪
 焉觀甸服之賦惟納總銓秬粟米則經文自有明徵不煩
 後人之聚訟矣鄭以周之上乘釋禹甸猶以漢之口錢當
 九賦並非經旨不可援以入禹貢也

冀州天子所自治無貢名其土之所生而供於上者亦謂
 之賦故賦特繫於土之下田之上林氏况之以載師園廩
 漆林之征亦但仿像其事不可一一求合新安陳氏云場
 圃等征載師掌之材木蒲葦等林衡澤虞掌之金錫禽魚
 甸人牧人圉人掌之他以類推則其法又加密矣堯舜之

世恐未必然孟子言王政之善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
又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又云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
時入山林蓋山澤之利但為之厲禁使民不妄取而已未
嘗有所征也晏子告景公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
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此
言齊之徵斂無度也會謂洪水初平艱食方奏正孟子所
謂王道之始而取民纖悉不遺有如陳氏之所言邪然則
冀之士賦其謂之何曰準以八州之貢物則冀賦可知也
呂伯恭云八州之貢皆衣服器用之物所謂惟正之供冀
之士賦亦當如是蓋惟吉凶禮樂之事用之必不可闕者
則視其所有而量取之初非藉以為富國之資也此不特
與叔世無藝之征相去懸絕即周官九職之地貢亦有不
可同年而語者矣

疏云賦以收穫為差田以肥瘠為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
從田田美則賦重無以見人功修否故令賦先於田以見
賦由人功此州既見此理餘州從而可知皆令賦在田下
欲見賦從田出也渭按孔說非是欲見人功之修否不在
田賦先後之間經殊不為此蓋餘州先田後賦正例也此
州兼有土賦故特變例書之以見賦不皆出於田耳林說
確不可拔

厥田惟中中

釋文中竹仲反又如字

傳曰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為第五正義曰鄭玄云田著

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爲九等也王
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謂定肥瘠以爲九等也如鄭
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爲上如肅之義肥處地下水
害所傷不得爲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爲九等上
言厥土此言厥田田土異者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
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田土異名
義當然也又曰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下五百里甸服傳云
爲天子服治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篚差異於餘州也林氏
曰冀獨不言貢篚者冀天子畿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篚也夏
氏曰田之高下既分九等則賦亦當稱是今乃有異同者蓋
地有廣狹民有多少則其賦稅之總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
之高下準之况洪水初平蕩析離居者猶未復業必有偏聚
之處故地力有關不闢人功有修不修是以賦之所入與田
之等級如此遼絕也吳氏澄曰田賦之等不同何也賦之九
等以各州歲入總數較其多寡而爲高下也數之最多者爲
上上田之九等以各州土地所宜較其肥瘠而爲高下也地
之最肥者爲上上

劉敞七經小傳曰九州之境有大小之不齊其定田也以
田之美惡爲等州雖小而田美則居上州雖大而田惡則
居下不復問其大小也其定賦也以賦之多寡爲差州大
者其賦多州小者其賦少不盡繫其美惡也滑按冀大賦
第一宛小賦第九與劉說合然雍梁大於豫豫賦第二而

雍乃第六梁乃第八青徐小於揚揚賦第七而青乃第四徐乃第五是賦之多寡不盡由於地之大小故必兼人功言之而後其義始備

田賦之等非九州攸同無從相校而第其高下然亦唯據告成時言之其告成以後豈竟無遷改孔疏於雍州說九等云治水之後卽爲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斯言實獲我心正者猶難永定則雜出之等愈可知矣

周王畿千里之內亦有貢一是九職所稅太府謂之萬民之貢其目則具於閭師農貢九穀圃貢草木工貢器物商貢貨賄牧貢鳥獸嬪貢布帛衡虞各貢其物是也一是采地所入左傳昭十三年子產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注云謂天子畿內供職貢者蓋畿內有三等采地公卿大夫及王子弟各以其所食之餘輸之於王名曰貢此周制也禹貢則不然采地在侯服而甸服無之千里之內皆天子所自治民以其土之所生上供天子亦謂之賦而九職所稅以人不以土堯時未有故冀無貢也疏云甸服止方千里冀之北土境界甚遙遠都之國必有貢篚此言良是然禹治冀州之水及太原恒山而止太原恒山以北未暇施功冀之北土尙無定賦安得有貢篚惟是衡漳恒衛大陸之區當爲侯服時已就疆理不知何以無貢豈以帝都距西河裁三百餘里而絕長補短以充千里之數故東方此等

肥饒之地皆人甸服雖有所供于上而不名為貢與義實難曉姑識此以待來哲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釋文從才容反

傳曰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正義曰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滹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廣河澤也廣平曰陸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曾氏曰恒衛二水在帝都之北而且遠大陸地最卑而河所經故其成功在田賦之後林氏曰恒衛大陸成功在田賦既定之後故不與覃懷衡漳文勢相屬黃氏度曰河未入海則恒衛合而為瀾漫之勢大陸淪焉自河北流不

壅恒衛皆順從大陸於是可耕作矣東陽陳氏曰謂大陸為地者蓋以陸名地也謂大陸為澤者蓋大陸之旁有澤而因地以名澤也今經言大陸既作則是其地已可耕作而澤則非可以言作矣故孔說為當渭按上曲陽今為曲陽縣屬直隸真定府之定州其故城在縣西靈壽縣今屬真定府其故城在縣西北恒即滹水衛即滹沱也古今異名耳據黃氏說此二役當在兗九河既道之後故不與覃懷衡漳文勢相屬也

或問恒衛滹滹沱漢志明列為四水予謂恒即滹衛即滹沱亦有所據乎曰有水經注云滹水東過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滹水兼納恒川之通稱即禹貢所

謂恒衛既從也此非恒即澧之明證邪水經無滹沱之目

見濁漳易澧巨馬諸篇中僅一二語故衛水無考然酈注

凡二水合流言自下互受通稱者不可枚舉則滹沱受衛

之後亦得通稱衛水可知也薛士龍云恒水東流合澧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衛水

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則宋人已知恒澧衛滹沱為一水矣惜蔡傳述其言而不察耳易水源短澧滹沱

源長當從小水會大水之不然恒水出曲陽縣西北至縣例謂澧滹沱入易非也

東北入澧衛水出靈壽縣東北至縣東南入滹沱其所歷

不過數十里之地曲陽東西相距六十里靈壽東西相距四十里曾謂是尋常之

谿澗而勤禹功之荒度乎哉雖至愚者亦知其無是理矣

周禮職方氏并州山鎮曰恒山其川虜池嘔夷釋文虜喚胡反池徒

多反嘔馬侯嘔夷即後世所謂澧水也應劭曰澧音嘔顏師古曰澧音寇又

音苦山海經曰高是之山澧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漢志代

郡靈丘縣下云澧河東至文安入大河文安屬勃海郡寰宇記云文安故城

在今縣東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周禮注云嘔夷即祁夷出平舒

北三十里按漢志代郡平舒縣有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治治即濕水

亦名桑乾河漢桑乾縣故城在今山西大同府蔚州西北

平舒則州屬廣靈縣也縣南有壺流河即古祁夷水源出

縣西東北流至蔚州入桑乾河不經曲陽縣界鄭說非是

禮記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注云惡當為虜

字誤也山海經曰大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戰國策蘇秦

說燕曰南有滹沱易水漢志代郡鹵城縣下云虜池河東

至參合入滹沱別并州川從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

千三百七十里參合當作參月蓋傳寫者因郡有參合而誤參合在漢鴈門郡平城縣東今大同府陽和衛北鹵城與參合大山隔絕虜沱不得至其地今河間府青縣南有參戶故城應劭云平舒縣西南五十里有庚申補刊

參戶亭故縣也水經注漳水自成平縣南又東北左會虜
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合清河又東北逕章武故城西枝瀆
出為濊水又東北逕參戶亭分為二瀆一水逕參戶亭北
又東北逕平舒縣注虜沱蓋即漢志所謂東至參戶入虜
沱別從河東至此即禹貢之恒衛也然禹主名山川曲陽
文安入海者也
以下之澠本名恒靈壽以下之滹沱本名衛其出高是泰
戲者則恒衛之別源也自周以虜池嘔夷為并州之川其
名著而恒衛之名遂隱於是冀州二大川以恒陽溪雷溝
河數十里之原委當之蔡氏因目恒衛為小水而經義幾
不可通矣

水經注澠水出代郡靈丘縣西北高氏山即嘔夷之水也

山上有石銘題言冀州北界故世謂之石銘涇也元和志
蔚州靈丘縣嘔夷水一名澠水出縣西北高是山今按渾
源州在山西大同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本漢縣時崕二縣
屬鴈門郡州志云州南七里有翠屏山高千餘丈周十里

澠水出其東蓋即高是之
別名東南接靈丘界者也
東南流合溫泉水
水出西北暄
谷溫熱若湯

能愈
百疾
又東逕靈丘縣故城南入峽謂之隘門
高峯隱天深
溪埒谷其故

城在今渾源州西南一百三十
里西北去大同府二百七十里
又東逕廣昌縣南
縣今屬
大同府

之蔚州飛狐口在縣北二十
里紫荆關在縣東北一百里
又東逕倒馬關
關山險隘是
為深峭勢均

詩人高岡之病故關受其名焉今在
廣昌縣南唐縣西北亦名常山關
又東南逕中山上曲

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
自下澠水兼納恒川之通稱即
禹貢所謂恒衛既從也按曲陽

隋為恒陽縣地理志云有恒陽溪即恒水源也元和志恒
山在恒陽縣北一百四十一里曲陽縣志澠水在縣東北

又東逕中人亭南
左傳昭公十二年晉荀吳率師侵鮮虞
及中人大獲而歸者也亭在今唐縣界

又東逕樂羊城北
史記稱魏文侯使樂羊滅中
山蓋其故城中山所造也
又東逕唐

縣故城
南北二城俱在澠水之陽故曰澠水逕其東元
和志澠水一名唐河西去唐縣一百五十步
又

東逕安喜縣南
中山記曰縣在唐水之西元和志云澠水
在安喜縣北八里蓋其城南徙也安喜今

定州又東逕安國縣北漢安國縣隋改曰義豐今為祁州又東北逕解瀆亭

北漢順帝陽嘉元年封河間孝王子淑於解瀆亭為侯國孫宏即靈帝也又東北逕蠡吾縣

故城南城在今博野縣西南又東逕博野縣故城南城在今蠡縣界又東北

逕侯世縣故城南城在蠡縣東北又東北逕陵陽亭東又北左會

博水水出望都縣東南流逕其縣故城南又東南潛入地

世謂之陽城殿其水又伏流循瀆屆清梁亭西北重源又發東逕廣望縣故城北又東北左則濡水注之春秋昭公

七年齊與燕會于濡上杜預曰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

間鄭縣入易水是濡水與厚池澹易互舉通稱矣按漢志

中山望都下云博水東至高陽入河高陽屬涿郡蓋博既合濡入澹則東至文安入大河也又東北逕

依城北世謂之依城河依城即古葛城郡國志曰高陽有葛城燕以與趙者也今安州北有

依城又東北逕阿陵縣故城東寰宇記阿陵故城在冀州

枯瀆在縣又東北至長城注於易水長城在今文安縣界

西一里又東北至長城注於易水易水有北易中易南

易此中易受北易而合流者易水注云易水於容城縣東

南合澹水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澹自下澹

易互受通稱矣寰宇記南易水自容城縣南流以今輿地

入瀛州高陽縣界與澹水合南易一名霽水

言之渾源靈丘廣昌並屬山西曲陽屬直隸唐縣定州慶

都祁州博野蠡縣高陽安州新安並屬保定府任丘屬河文安

屬順天府諸州縣界中皆古澹水之所行也宋初猶未改自咸

平中何承矩興塘灤以限契丹戎馬之足於是始引水歸

比而文安之瀆遂空其後澹水仍自蠡縣改流經肅寧河

間雄縣任丘以至文安而不復北行明時則又自雄縣改

流入霸州保定界為玉帶河不復入文安矣此恒水下流

變徙之大畧也晁以道云今之恒水西南流至行唐縣東

流入于滋水元和志滋水在行唐縣南二十六里又東南流入于衡水元和志長

胡明經禹貢錐指

庚申補刊

蘆水即衡漳故瀆在衡水縣南然則恒水之源所謂恒陽溪者亦改流南

向合於漳水而曲陽以下瀆同而源則非矣

滹沱大川也水經當自為一篇頃閱寰宇記鎮州真定縣

蒲澤下引水經注云滹沱河水東逕常山城北又東南為

蒲澤濟水有梁焉俗謂之蒲澤口又滋水下引水經云滋

水又東至新市縣入滹沱河又深州饒陽縣枯白馬渠下

引水經云滹沱河又東有白馬渠出焉又瀛州河間縣大

浦淀下引水經注去大浦下導陂溝競奔咸注滹沱是故

人因決入之處謂之百道口此四條檢今本無之則似水

經元有滹沱水篇宋初尚存而後散逸滹沱原委不可

得詳惜哉歐陽玄補正水經序引崇文總目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蓋涇洛滹沱等篇皆在此五卷之中

今本仍為四十卷則後人析之以充其數耳漢志代郡之鹵城常山郡之蒲吾

靈壽南行唐新市信都國之信都河間國之弓高樂成勃

海郡之成平東光參戶東平舒文安皆有滹沱河弓高樂

成參戶又有滹沱別水而發源經過之地未悉今據元和

志所載以補水經之闕滹沱水出代州繁峙縣秦戲山一

武夫山在縣東南九十里繁峙本漢葭人縣屬鴈門郡漢末荒廢晉改置繁峙縣周省隋復置葭音瓌滹沱一名孤

水許氏說文派水出葭人縣成夫山郭景純以為鹵城縣武夫山括地志以為孤阜山寰宇記以為平山蓋皆秦戲

之別西南流逕唐林縣東縣東北至代州一百十里本漢名也

州西有廣武廢縣又西南逕崞縣東縣東北至代州五十里水去縣二百步

蓋即唐林縣界也又西南逕崞縣東縣東北至代州五十里水去縣二百步

又西南逕秀容縣東縣為忻州治水去縣三十二里東轉逕定襄縣北縣

至忻州四十五里今治即陽曲故城水去縣五里又東逕五臺縣西南縣西北至

二十里水去又東逕孟縣北縣西南至太原府二百二十里水西自五臺縣界流入南

去縣又東南逕靈壽縣西南衛水注之縣東至恒州五十里水去縣二十里

縣志云衛水在縣東十里俗名雷溝河源出縣東北十四里良同村南流至縣東南合滹沱河又東南逕

真定縣北縣為恒州治水去縣一里又東南逕九門縣西縣西至恒州三十里水去

縣四十九里今藁城縣西又東南逕藁城縣東縣西北至州五十八里水去縣

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又東逕鼓城縣北縣西至恒州九十五里水去

里水去縣又東逕藁城縣北縣西至恒州九十五里水去

二十九里六年分藁城地置昔陽又東逕深澤縣南縣西北至定州

縣十八年改曰鼓城又東逕無極縣北縣北至定州八

二十五里即水合渡光又東逕無極縣北縣北至定州八

武處俗謂之危渡口又東逕無極縣北縣北至定州八

十又東北逕鹿城縣西北縣東至深州二十五里水去縣

記滹沱河在博野又東逕安平縣南縣東南至深州五

縣東南三十五里又東北逕饒陽縣北縣西至深州

里派水今名疆河西自又東北逕饒陽縣北縣西至深州

定州義豐縣界流入又東北逕饒陽縣北縣西至深州

縣四十五里縣治晉魯口城也公孫淵叛司馬宣王征之

鑿滹沱入派水以運糧因築此城蓋滹沱有魯沱之名因

號魯口後魏道武皇始三年車駕幸魯口即此地也自此以下當入瀛莫二州境而

元和志亦闕案寰宇記瀛州河間縣西二十里高陽縣東

北十四里莫州鄭縣南二里霸州大城縣北一百三十里

文安縣西北三十里皆有滹沱水此即漢志所云從河東

至文安入海者以今輿地言之繁時代州崞縣忻州定襄

五臺孟縣並屬山西太原府靈壽真定藁城深澤無極並屬直隸

東鹿博野並屬保定府安平饒陽並屬真定府高陽屬保定府任丘屬河

大城文安並屬順天府諸州縣界中皆古滹沱水之所行也宋

初猶未改自塘灤既興引水歸北而文安之瀆堙廢遂以

樂成今獻縣之滹沱別水為滹沱之正流而故道不可復問

明天啓後漸徙而南至 本朝順治二年自東鹿南決入

冀州與漳水渾濤而安平饒陽之地不復有滹沱矣滹沱

在河北羣州中溢決尤甚未有數年不變者而從冀州合

於漳水亦猶黃河之與淮合均為古今水道之極變也

東漢以後浮陽今滄州參戶今青縣東平舒今大城章武今靜海天津

泉州今寶坻諸縣界中漳清合流之瀆即古徒駭河西漢時

大河猶行之者也故漢志云滹水東至文安入大河滹沱

東至參戶合滹沱別從河東至文安入海是恒衛皆於文

安入河也今文安縣在霸州南少東六十里據水經注易水逕容城縣南

又東合滹水自下互受通稱又東至文安縣與滹沱合又

東至泉州縣南東入于海此即合漳御由潮河至獨流口

入海之道也御河即清河潮河即界河自塘灤興而文安大城諸水多

入白河即滹河其行潮河者唯漳御耳古時滹易滹沱混而

為一自文安會大河入海西漢時猶然而程泰之謂滹易

中高不與河通何邪惟二水皆入河故禹必先道九河而

後治恒衛從河以入海不然海日壅塞雖欲治二水不可

得也

冀州有三大陸一在鉅鹿郡北班固繫諸禹貢又名鉅鹿

澤呂氏春秋云趙有鉅鹿又名廣河澤爾雅晉有大陸孫

炎云今鉅鹿縣廣河澤是也此真禹貢之大陸也詳見一下文

在河內修武縣古甯邑秦置修武縣其故城在今獲嘉縣西北左傳定公元年魏

獻子田于大陸還卒于甯杜預云大陸疑即吳澤陂近甯

是也一在太原鄆縣今為介休縣地班固云九澤在縣北是為昭

餘祁并州藪鄆道元云呂氏春秋謂之大陸是也斯二者

皆非禹貢之大陸也今按呂覽九藪既云晉之大陸又云

趙之鉅鹿如謂大陸即鉅鹿則一澤不應兩見故道元以

鄆澤當之蓋晉為唐叔始封大陸宜在其境內而鉅鹿當

戰國時實為趙地故分為二澤也要之廣平曰陸是處有

之其大者則謂之大陸猶之高平曰原亦是處有之其大

者則謂之太原耳然晉之大陸在漢大陵縣界陸恐是陵

字之誤

蔡傳引程氏曰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杜佑李吉

甫以為邢趙深三州之地者得之今按漢志鉅鹿縣禹貢

大陸澤在北一而已而唐人所言不一通共有二趙州昭

慶縣隋為大陸縣有大陸澤昭慶本漢廣阿縣隋曰大陸唐曰昭慶宋更名隆平今在

真定府趙州東南一百里縣志云深州陸澤縣有禹貢大

陸澤陸澤本漢下博縣其故城在今深州南唐先天二年分下博及饒陽鹿城地置陸澤縣為深州治今在真

定府東是也元和志有四邢州鉅鹿縣大陸澤一名鉅鹿

澤在縣西北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葭蘆菱蓮魚蟹之

類充牣其中澤畔又有鹹泉熬而成鹽百姓資之鉅鹿本漢南縣

縣亦兼得鉅鹿縣地在今順德府東北一百二十里漢路温舒鉅鹿東里人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即此澤

也趙州昭慶縣廣阿澤在縣東二十五里即大陸別名深

州鹿城縣大陸澤在縣南十里鹿城本漢鄆縣今為東鹿縣在保定府祁州南一百

三十里又陸澤縣南三里即大陸之澤是也故程泰之謂以

邢趙深三州之地為大陸自杜李始愚竊謂唐鉅鹿縣東境亦漢鉅鹿縣地澤在西北接昭慶界蓋一澤跨二縣之境即班固所云在鉅鹿縣北孫炎所云今距鹿縣廣河澤者也而志家唯以平鄉為古鉅鹿求此澤而不得遂言今盡為丘隴豈知元和志獨詳於鉅鹿原不在平鄉界邪宋河渠志云大觀元年河決陷鉅鹿縣遷縣于高地又以隆平下溼亦遷之則二縣地勢最卑澤在其間明矣通典昭慶陸澤縣有澤而鉅鹿鹿城無之可見四澤實止二澤唐人亦似知漳水即禹河故以南宮所出之洚瀆為北過降水以深州之大陸澤為至于大陸意謂如此則大陸在過降之後與經適合故不主鉅鹿而取陸澤然枯洚乃漢時漳水之徙流實非禹迹即以為禹迹此亦是河別為降不可謂之過也大陸在邢趙二州界而深不與焉傅同叔云凡廣河澤以東其地平廣縣延千里皆謂之大陸是瀛滄亦大陸矣河自大陸又北始播為九河誠如傅言則許商所謂九河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者將何所容其地邪

大陸禹更有濬畎澮之功非因恒衛既從而遂得耕作也觀復言既可見蓋大陸地形滂下東有大河北有恒衛先是九河未通恒衛未從合而為瀾漫之勢平田皆成巨浸至是二水從河以入海禹乃濬其畎澮達於支川其澤亦為之陂障以資蓄洩而耕作之事以興故復言既明其非一役也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釋文島當老反夾音協碣其列反渭按島史記漢書並作鳥鄭康成

王肅並稱鳥夷疏云孔讀鳥為鳥則唐初亦作鳥字今本作島蓋開元中所改也

傳曰海曲謂之島碣石海畔山正義曰島是海中之山夷居

其上為島夷王肅云東北夷國也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

城縣西南是碣石為海畔山也蘇氏曰河自碣石山南渤海

之北入海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

也林氏曰島夷皮服者言水害既除海曲之夷獻其皮服也

禹貢於九州之末皆載其達於帝都之道周希聖謂天子之

都必求其舟楫之所可至使夫諸侯之朝貢商賈之貿易雖

其地甚遠而其輸甚易此說得之冀州三面距河是其設都

之意實有取於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禹貢所載上言田賦

貢篚之事而於下言所由以達帝都之道其始末曲折莫不

具備而皆以河為主蓋達於河則達於帝都故也朱子曰碣

石山負海當河入海之衝自海道夾出碣石之右然後入河

而達帝都也蔡氏沉曰島夷以皮服來貢自北海入河南向

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金氏曰皮服即

爾雅所謂東北方之文皮者郭璞云虎豹之屬皮有縉絲都昌陳氏大猷

曰此夷狄獻方物以自效與冀州不言貢不相妨礙鄭氏曉

曰碣石與島夷連書此即島夷入貢之道也渭按通典三韓

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蓋即此所謂島夷驪成後漢省說

文碣特立之石東海有碣石山據文穎酈道元所說當在直

隸永平府昌黎縣東南今其地無山以應之辯見導山河謂

逆河凡九州之末皆言貢道然亦所以紀治水之成功曰夾右碣石入於河則破碣石納河流之事隱然可見矣

九州之末各載其通於帝都之道傳以爲禹治一州之水既畢遂還帝都白所治非也禹欲白所治不必身入帝都即使身入帝都亦何難於陸行而必循各州紆迴之水道以廢時失事哉鄭康成謂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如此則不當攷於田賦貢篚之後王肅謂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各州往還乘涉之水名今按所載皆達河之道非有往還乘涉之事諸說皆不可通至周氏之言出而其義始定此實後人勝前人處謂今必不古若者曲士之見也

鄭康成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史記正義以鞞鞞爲鳥夷引括地志云鞞鞞國古肅慎也在京東北萬里已下東及北各抵大海其人多勇力善射弓長四尺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爲鏃渭按此卽周初所貢之楛矢石弩也然史記言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北有肅慎東有鳥夷則自是二種鳥夷非卽肅慎且洪水初平肅慎亦未遽通也今本作鳥夷薛士龍云海土諸夷濊貊肅慎亦屬按海中之山水繞其四面斯謂之島鳥夷唯倭韓可以當之濊貊肅慎等國止東面臨大海餘皆通陸不得爲島夷

漢書朝鮮傳真番

音潘

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弗通辰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三

庚申補刊

國即三韓地也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年東夷韓國人率

眾詣樂浪音洛內附東夷傳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

韓三曰弁辰晉梁二書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

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

辰韓之南亦有十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百濟

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

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為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

立其種為辰王盡王三韓之地北史新羅者本辰韓種也

地在高麗東南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

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

物有似中國人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不得自立王辰

韓之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新羅則其一也唐書東夷傳

高麗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百濟扶餘別種

也南倭北高麗皆踰海乃至其東則新羅新羅弁韓苗裔

也地橫千里縱三千里東距長人東南日本西百濟北高

麗今按新羅百濟本三韓七十八國中之二至唐時則有

新羅百濟而無三韓之目遼史地理志有高州三韓縣辰

韓為扶餘弁韓為新羅馬韓為高麗開泰中聖宗伐高麗

俘三國之遺人於遼東界中僑置三韓縣今以遼東為三

韓非也古韓國在朝鮮東南大海中依山島而居水環其

四面故曰島夷元和志大木故城在登州黃縣北二十里

今新羅百濟往還常由於此蓋河自東漢已後徙從千乘
入海故唐時島夷貢船循渤海南岸入河禹河由碣石入

海故西指碣石
夾右而入河也

傳云烏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林少穎曰茹毛飲血而衣
皮夷狄之本性不必水害既平而後得服其皮也乃改爲
今說王氏炎云北方地寒故服皮南方地暖故服卉東陽
陳氏曰非也此自言各有所出耳北方皮服豈夏亦服之
乎南方蕉葛豈冬亦服之乎如吉貝木棉皆南方所出然
皆非暑服也陳說良是

王伯厚云在高麗界者爲左碣石在平州南者爲右碣石
蓋以經文右字屬下讀愚謂經有二荆山不加南北字以
別之有二蒙山不加東西字以別之碣石一而已何用目
之曰右果爾則導山之文無右字當爲左碣石矣金吉甫
取之殊不可曉

馬明衡云行海者有山可見則望山爲準無山可見則望
星爲準意碣石是自海達河所望以爲準者固無妨於遠
豈必逼近肱腋之下然後謂之右轉屈之間邪徐常吉云
海水漫天入河之道難認碣石高峙其右由海望之如在
右掖也此皆以碣石爲離岸數十里之大山故有是說其
實此山不過一海濱之巨石負海當逆河之衝故大禹鑿
之以納河自東北泛海而來者帆拂其顛舟楫其足真如
在肱腋之間非但遙望之以爲準也

程泰之云冀北爲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
如遼濡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

也渭按大遼水出塞外東南流至安市縣西南入海西去
碣石五百餘里此誠不與河通濡水一音人朱切出涿郡
故安縣東南流至范陽縣合易水入河春秋昭公七年齊
燕盟于濡上卽此水一音乃官切讀若難從塞外來東南
流至案縣碣石山入海即今灤河此正值逆河之尾亦不可謂
不與河通也至若滹易二水合流至文安入河它日幽并
貢道正須由此而以爲不與河通北來者必由海入大謬
且告成之時冀北向未制貢此經專爲島夷而設與五郡
之地全無交涉也

皇清經解卷二十九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卷三十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濟河惟兗州

釋文濟子禮反下同兗悅轉反渭按濟漢書皆作沛顏氏曰沛本濟水之字從水沛聲沛音沛林氏

曰濟古文作沛說文云此兗州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濟沛音同字異當以古文爲正吳氏曰導水章所敘冀州之濟兗州之濟實一水也濟沛二字通用說文因二字而以比濟南濟爲二水非也兗史記作沚

傳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正義曰此下八州發首言山川者

皆謂境界所及也鄭氏樵曰禹貢之書所以爲萬代地理家

成憲者以其地命州不以州命地也如兗州者當時所命之

名後世安知其在南在北故曰濟河惟兗州以濟水河水之

間爲兗州也以荆山衡山之閒爲荊州故曰荆及衡陽惟荆

州濟河者萬代不泯之川也荆衡者萬代不泯之山也使荆

兗之名得附此山川雖後世更改移易爲不沒矣渭按濟自
蒨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此兗之東南與豫徐青分
界處河自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
河入于海此兗之西北與冀分界處

傳自兗州以下言據者六言距者六正義曰據謂跨之距
至也學者師承其說于有餘年於此矣今按據字義說文
云杖持也玉篇云依也持也廣韻云依也引也案也跨字
義說文云踞也玉篇廣韻竝云越也二字之義絕不相謀
而疏乃以跨釋據何邪賈生過秦論云秦孝公據殽函之
固班孟堅西都賦云左據函谷二殽之阻此但言秦地東
有殽函非謂殽函之東亦秦地也張平子西京賦云於後

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蓋東起朝邑西盡鳳翔緜聯數百
里皆在渭北故曰據渭非謂跨渭而南也涇水自北絕原
而南入渭則原實東西跨涇矣故曰踞涇跨本訓踞踞卽
跨也據踞音同字異踞有跨義而據無跨義自俗書二字
混用如據鞍或作踞虎踞或作據之類而疏遂以跨釋據昔人嫌宋儒訓
詁多出己意不謂唐初已有此弊也然據之與距傳似有

異義而不可曉推尋經旨若河若濟若淮若岱若荆皆謂
一二州之間以是山是水爲界彼此所共不得專屬一州徐
揚共是淮何以一言及一言據荆豫共是荆山何以一言
據一言至雍豫兗與冀共是河何以豫兗皆言距而雍獨
言據又如衡陽華陽同得山南之地何以一言及一言據

雍梁之西竝以黑水為界何以一言據一言距青徐之岱
 猶荆豫之荆何以荆有據而岱無據凡此類紛然雜出恐
 傳者涉筆偶爾異同不可以一知半解妄生分別也自疏
 以據為跨而經義始有難通者矣其說兗州曰濟河之間
 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
 也此蓋本之漢志漢志濟陰郡治定陶縣唐為濟陰縣今曹縣定陶縣是
 山陽所領縣有成武唐亦為成武縣即今城武單父唐亦為單父縣今單縣是東緡
唐為金鄉縣即今金鄉方輿音房預唐為方輿縣今魚臺縣是皆在濟水之南二郡
 志竝屬兗州故以為兗州之境跨濟而過不知漢武置十
 三州自立疆界不盡與古合安得以漢之兗州為禹之兗
 州乎青之東北據海以為跨海而有遼東猶可通也荆之

北據荆山則曰此州北界至荆山之北夫衡言陽則知荆
 州南跨衡山華言陽則知梁州不得華山荆山二州無異
 辭何以知荆北跨荆山而豫獨不得荆山乎至若雍之東
 據河則侵入冀域理尤不可通故改從王肅西據東距之
 說然黑水絕遠而雍復跨之亦無是理也揚之跨淮而北
 不識更以何地為徐界梁之跨華陽而東不識更以何地
 為豫界疏亦不能有說以處此矣竊謂跨之一字大有害
 於經義鄭漁仲謂禹貢以地命州不以州命地所以為萬
 世不易之書此最善言禹貢者蓋禹別九州不論廣狹長
 短唯因高山大川以表界非若後世郡國犬牙相制之形
 亦不必截然方整如碁局兗之南界及濟水而止何用割

水之南以附兗荆之北界及荆山而止何用割山之北以附荆如疏所言事涉晚近不可以說經故曰跨之一字大有害於經義也蔡氏於據海據淮據荆山據華山之南皆改據曰至曰距而兗之據濟如故雍之距黑水而據河則從疏倒置其字蓋亦以據為跨而理有可通者則因之必不可通者則改之其於夾漈之言終未闕其奧妙也

爾雅濟河閔曰兗州注云自河東至濟周禮河東曰兗州而賈疏以為侵禹貢青徐之地者蓋以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知之殷之兗州自河東至濟與禹貢同其徐州自濟東至海亦與禹貢同而周則言河不言濟蓋其境越濟而東得岱山南為徐北為青徐州曰大野既豬是知侵禹貢青徐之地也兗界跨濟唯周制有然以言乎禹貢之兗州則悖矣

兗州有古帝顓頊之虛杜預曰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鬲觀有窮

昆吾韋顧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衛文公遷于楚丘成公又遷于帝上邳胙燕南燕姁姓凡四國戰國時為衛魏宋齊趙五國地秦并天下置東郡碭郡東北境是齊郡北境是鉅鹿上谷二郡東漢

復置兗州領郡八後漢魏晉並因之唐為河南道之靈昌州滑州濮陽濮濟陽濟東平鄆等郡河北道之清河貝州魏郡魏博平博平原德樂安棣景城滄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有當

往屬者東平之須昌鉅野宿城及壽張之東境此為東原大野之地須昌宿城壽張三縣故城並在今東平州界鉅野故城在今鉅野縣西魯郡之任城龔丘任城

今為濟寧州及嘉祥縣之東境龔改屬徐濟陰之南華在

丘今為寧陽縣並在古濟水東澤西今為靈昌之匡城在南華西今改為屬豫濟陽之長清

東明縣今屬濟南府及東阿之東境今東阿縣是平陰之北境改屬青其南

境改屬徐也平陰則岱跨南又有當來屬者冀域信都郡

及鄴郡之內黃堯城臨河內黃堯城二縣故城並在今內黃縣界臨河故城在今滑縣北

汲郡之黎陽東境其豫域則濟陰之乘氏也乘氏在荷澤東今為曹州

以今輿地言之河南衛輝府之胙城縣胙城本在河南自金明昌五年河徙

出縣南而縣始為河北地直隸大名府唯濬縣之西境當屬冀及真定

河間二府之東南境當以漢時漳水故道為界山東則東昌

府其兗州府則曹州陽穀壽張鄆城濟南青州二府則西

北境當以漢時濟水故道為界皆古兗州域也

東南據濟與豫分界當自兗州府之曹州始何以知之按

導水濟入河溢為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于荷荷澤在

今定陶縣境經繫諸豫雷夏在今曹州境經繫諸兗故知

二澤之閒為兗豫之界也濟水至曹州西分為二一水東

南流為荷水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為濟瀆春秋僖公三

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云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酈

道元云濟水自是東北流出巨澤即此地也濟水又北過

東昌府之濮州范縣東與徐分界又北為陽穀荏平東與

青分界轉東為濟南府之齊河濟陽齊東青城又東為青

州府之高苑博興樂安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有琅槐故城漢屬千乘郡古濟水入海處也

南與青分界今歷城以東有小清河即濟水入海之故道

其北爲兗南爲青也

西北距河與冀分界河自今河南衛輝府胙城縣北東至直隸大名府濬縣大伾山西折而北經河南彰德府界中又東北經直隸廣平順德真定河閒四府界中東入于海此禹河之故道曲周以下卽漢時漳水之所行也詳見冀州

九河濟漯入海竝在兗東徒駭最北入枝次之漯在鬲津之南濟又在漯之南其所入皆勃海也自天津衛直沽口與冀分界南歷靜海縣東又南歷滄州東又南歷霑化利津蒲臺縣東折而東歷樂安縣北以小清河入海處與青分界

九河既道

傳曰河水合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正義曰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兗州之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鈞盤鬲津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

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鈎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云今河閼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夏氏曰九河之名出于一時之偶然初無義訓李巡孫炎郭璞皆附會曲為之說渭按漢成平東光屬勃海郡鬲縣屬平原郡弓高屬河閼國今直隸河閼府交河縣東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有東光故城阜城縣西南有弓高故城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皆漢縣也蓋河自大陸以北禹疏為九道以殺其勢然後恆衛可得而治大陸蓋為良田也

漢時言九河以為不可考者平當云九河今皆寘與填同滅馮遂云九河今既滅難明王橫云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

是也然許商所言實有其地就三河推之其餘大槩可知九河豈真湮滅無遺迹邪而近世學者又患求之太詳凡後人所鑿以通水而被新河以舊號者悉據以為禹之九河杜氏通典於許商所得之外又得其三鈎盤在景城郡界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惟太史簡絜三河未詳處所而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輿地廣記云簡絜在臨津金地理志云南皮縣有滌河明一統志云太史河在南皮縣北則此三河者亦皆犁然有其處所矣以漢人所不能知而一一臚列如此可信乎不可信乎蔡傳云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為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此言是也于欽齊乘以為許商孔穎達之言簡而近實後

世圖志雖詳反見淆亂某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閼東履清
滄熟訪九河故道蓋昔北流衝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
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歟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
間有古河隄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
滄州之南有大連澗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澗
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
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棣溝茲非簡絜等河歟東無
棣縣北有隋河閼數里西通德棣東至海茲非鬲津河歟
河歟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棣東至海茲非鬲津河歟
士傷河最南北他河差狹是爲鬲津無疑也于氏之論可
謂博而篤矣然而求九河者正不必尺寸皆合於禹之故
道亦不必取足於允許商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閼相去二
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韓牧以爲可略于禹貢
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此眞通人之
見知此者可與窮經可與治水矣

會彥和云九河其二不名者河之經流先儒分簡絜爲二
非也林少穎以爲不然九河自大陸以北播爲九道其勢
均也安得以一爲經流入爲支派哉二說皆誤漢書敘傳
云自茲距漢北七八支其一存者卽是徒駭孔疏徒駭是
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說本於此朱子亦以爲然故孟
子集注簡絜絜訛爲絜仍爲二河而蔡傳獨從會氏何邪

夏允彝禹貢合注曰桓譚新論云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

而民競引河慨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
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夫引河且不可况分爲九
乎然則禹之導爲九河也何居蓋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
若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河之
下卽爲逆河殆謂自此而下卽海潮逆入矣蓋名雖爲河
其實卽海也海水兩吞九河外灌不惟藉水力以刷沙而
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所爲不可及
也又曰要以入海之所固宜分疏之使速泄下流速泄則
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及於海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
適壅之矣故曰河不兩行兩行且不可况九河歟
蘇轍謂無兩河
並行之理蓋當時有爲而發非古人之通論

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入流以自廣

尚書

中候鄭康成謂齊桓公塞之蓋據此文言塞其東流入枝

并使歸徒駭也蔡傳曰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所

爲閻百詩云此言近理其實葵丘五命特以約束諸侯躬

自犯者多矣奚有於河惟于欽齊乘曰河至大陸趨海勢

大土平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非禹鑿之而爲九也禹後

歷商周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支流漸絕經流獨行其勢

必然非桓公塞八流以自廣也論最確余因思齊桓卒于

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己未甫四十二年而周譜云

是年河徙蓋下流旣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理所宜然河

之患始此矣渭按百詩之言甚當八流雖非桓所塞而參

以周譜則壅自桓時亦非妄緯書不盡無稽也

九河之地為海所漸王橫之言誠誤若程大昌云酈道元

亦謂九河苞淪于海則善長實未之有也按酈氏三言碣

石淪于海中而九河不從橫說第五卷河水注云自鬲盤

東光河閒樂成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七第十卷漳水注

云九河既播八枝代絕遺跡故稱往往時存此與許商鄭

康成所言如出一口而程氏與碣石連舉遂使酈亭負此

長寬吁可怪也

雷夏既澤澼沮會同

釋文澼徐音窳王于用反沮七餘反渭按澼史記漢書並作雍

傳曰雷夏澤名澼沮二水會同此澤正義曰洪水之時高原

亦水澤不為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為澤也於澤之下

言澼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入此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

濟陰成陽縣西北黃氏曰澤資二水灌輸蔡氏曰澤者水之

鍾也渭按今山東兗州府曹州東北六十里有成陽故城北

與東昌府濮州接界雷夏在曹之東北濮之東南史記云堯

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即此澼沮二水漢志無文括地志曰

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

通典雷澤縣本漢成陽縣元和志雷澤縣西北至濮

州九十里按北齊廢成陽隋復以其地置雷澤縣唐宋因之金又廢今曹州東北六十里故雷澤城是

水在澤西北平地元和志曰澼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西

北平地去縣十四里又曰雷夏澤在縣北郭外澼沮二水會

同此澤與孔傳符矣韓汝節云雷夏既澤志濟之治非也禹

治濟之功徐為多觀大野東原之文可知其於兗也自九河

而外導雷澤之下流以注於濟而又濬離沮之故道以歸於澤使桑土復常而其事畢矣

周禮兗州其浸盧維鄭注云當作雷雍引此雷夏既澤為證蓋以雷為雷澤雍為離水也通典不從鄭說云盧水在濟陽郡盧縣離水在高密郡昔縣今按離漢志一作離故杜氏以職方之維為禹貢之離然周時徐并於青兗不得越青而東有離濟陽之盧水古不著名他書亦少見竊謂周禮多古字靈似盧離似維以字形相近而誤鄭破盧維為雷雍殆不可易二水合以注澤則言雍固可該沮也

水經注云瓠子河故瀆自句陽縣西句陽故城在今曹州北又東逕

雷澤北澤在大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

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也又云雷澤西南十里許有歷

山山北有小阜澤之東北有陶墟郭緣生言舜耕陶所在

墟阜聯屬濱帶瓠河其北即廩丘縣今范縣東南有廩丘故城瓠河與

濮水俱東流經所謂過廩丘為濮水者也然則雷澤在瓠

河之南成陽故城之西北陶墟之西南歷山之東北矣近

志言雷澤處所不甚分明故詳錄之

山海經曰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則雷此正太

史公所不敢言者鄒善長注水經尚無取於此而蔡氏引

之以釋禹貢何其不知所擇也明李之藻曰澤底有巉石

深壑冬至前水吸而入如巨雷鳴故名雷澤見孫氏九此州山水考

亦奇不知出何典記抑或身歷其地而得之今復然否

孫氏曰既澤者尚未為澤今始為澤也既豬者向已為澤

今復舊也朱子語錄言有一本孫會書解孫是孫徵曾是會彥和也竊謂雷夏本非澤

而禹滂之使為澤豈行其所無事與當從舊說蓋兗地卑

下受患最深橫流之時雷夏不見其為澤也水退則復為

澤故曰既澤他州雖有水患而澤形如故但其水時旁溢

為害禹立陂以障之耳故曰既緒然下文云九澤既陂則

雷夏亦有陂可知水經注所言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

五里蓋禹迹也

蔡傳澠沮二水名會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為澠許慎云河

澠水在宋又云汜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澠水東入

于泗水經汜水出陰溝東至蒙為狙獾水經汜水東至蒙縣為澠水又獲水

出汜水於蒙縣北並無狙獾蓋澠獲二字之誤則澠水即汜水也澠之下流入于

睢水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睢水其沮水歟晁氏曰爾雅

自河出為澠濟出為澆求之於韻沮有澆音二水河濟之

別也二說未詳孰是渭按汜沮皆出豫入徐於兗無涉水

經注云濮陽縣北十里即瓠河口禹貢雷夏既澤澠沮會

同爾雅曰水自河出為澠許慎曰澠者河澠水也其意以

瓠子為澠此則在兗域然禹河不經濮陽以瓠子為禹貢

之澠亦非也沮雖有澆音今考水經注汜水西分濟瀆逕

濟陰郡南爾雅曰濟別為澆昔漢祖即帝位於汜水之陽

張晏曰在濟陰界也汜音泛今曹縣定陶皆有汜水汜水又東合荷水而

北注於濟瀆然則澆水即汜水出入皆在豫域安得讀沮

曰澧以當之邪韓汝節謂汜睢在豫徐之境無預於兗而
兗州自有澨沮其說是矣然以小清河為沮以章丘縣之
澨水入小清河者為澨則又大非括地元和志明有澨沮
二水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寰宇記同而諸儒皆莫之考妄引他
水於經奚當焉

爾雅先儒以為周公作或以為子夏作皆無明徵大抵多
後人所附益如水自河出為澨據汜水而言禹時未有鴻
溝南河不與淮泗通也今曹州南二十五里有澨河自東
明縣流入又東北入鄆城縣界志以為即禹貢之澨妄也
此乃段凝決河之後河水分流始有此名耳禹時河由大
陸去此甚遠安得有別出之澨竊謂澨沮皆濟水所出而

河不與焉何則濟性勁疾故屢伏屢見皆自平地中涌出
於滎播陶丘之外復有此二源唐書許敬宗傳云濟汭而
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夫曰散曰合則非獨陶丘一竇
可知矣雷澤縣正在曹濮之閼而澨沮出其西北其為濟
水無疑它如管城之京水新鄭之溱水管縣之百脈水歷
下之七十二泉皆側近滎濟從平地中涌出蓋亦此類不
得泥爾雅之文謂澨出於河沮出於濟也

或疑澨沮不入雷澤徐按裴駟史記集解引鄭康成說云
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百詩曰下一觸字鄭蓋以
目驗知之殆無可疑惟雷澤之下流未知何往大抵不南
注濟則北注濮濮亦終歸于濟也

王晦叔云九域志濮州有沮溝卽禹貢灘沮會同者而二源杳無蹤跡蓋五代以後河流經此蕩滅無存也今州境有古黃河二道一在州北自開州流入又東北入范縣界此東漢時經流至唐宋皆行之一在州東六十里自曹州流入又北入范縣此五代以後決河所經也州東南九十里有成陽故城與曹州接界其西北爲雷澤縣澤在縣之西北二源又在澤之西北去縣十四里河舊行州北距二源頗遠故得無恙迨梁末段凝決河水以限晉兵而決口日大屢爲曹濮患宋太平興國八年天禧三年河決皆泛濫曹濮閒二源適當其衝爲河所陷久之河去而空竇淤塞水不復出矣然史記集解正義元和寰宇等書幸而未亡談禹貢者豈竟束之高閣而不視邪宋人惟易祓知之而不能力主其說惜哉

桑土旣蠶是降丘宅土

釋文蠶在南非反

傳曰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正義曰宜桑之土旣得桑養蠶矣洪水之時民居丘上於是得下丘陵居平土矣釋丘云非人爲之丘孫炎曰地性自然也計下丘居士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旣除於是下丘居士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蔡氏曰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而獨於充言之者充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閒猶可驗也王氏炎曰今德博河閒產絲最多其地宜桑可知識

之者農桑衣食本故也王氏樵曰蠶性惡濕於下土非宜充

地宜桑於水退始宜故獨於充志之邵氏寶曰桑土蠶以物

知土陽鳥居以物知水渭按爾雅蠶桑繭郭璞云食桑葉作

繭者即今蠶秦淮蠶書曰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充

筐織文徐筐立織縞荆筐立縹璣組豫筐織續青筐壓絲皆

繭物也而桑土既蠶獨言於充然則九州蠶事充為最子游

濟河之間見一婦不蠶比屋詈之故知充人可為蠶師也淮見

海後集湛字處降且宅土傳謂就桑蠶茅氏匯疏云此所謂

得平土而居之不必言就桑蠶也

衛之封域東得桑土之野楚丘帝丘皆是也其詩曰降觀

于桑又曰說于桑田又日期我乎桑中又曰桑之未落其

葉沃若此木屢見於歌詠則其多可知樂記云桑閒濮上

桑閒即桑中其地在濮水之上也雷夏澗沮皆與濮州接

壤故桑土既蠶相繼言之濮州舊志云充之桑濮為上入

其境蔭蔽阡陌當蠶而治絲帛者比鄰至不相往還帛成

可以衣舉室其餘則貿之衛風稱抱布貿絲蓋自昔而已

然矣渭按左傳晉公子重耳在齊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

其上以告姜氏而史記貨殖傳言鄒魯濱洙泗頗有桑麻

之業又曰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又曰沂泗水以

北宜五穀桑麻是青徐之土亦宜桑也詩魏風曰彼汾一

方言采其桑又曰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貨殖傳曰燕

代田畜而事蠶是冀土有宜桑者孟子言文王養老之政

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而幽風七月之二章三章詠蠶桑事甚悉是雍土亦有宜桑者也古者蠶桑之利北土為饒觀秦氏蠶書及濮州舊志所言則近世猶未之改不知何時稍衰而吳越之閒獨擅其名賦斂亦因以加重遂有杞柚其空之歎古今事變之不同有如此者

充少山而丘頗多其見于經傳者曰楚丘今在滑縣東北開

州本顛頊之旄丘在開州西南鐵丘在州東南環丘清丘並在州東南廩丘

在今范縣東南敦丘在今觀城縣南又頓丘在今濬縣西南皆在濮水之濱桑

土之野故經繫降丘宅土於桑土既蠶之下說文丘土之

高者廣雅小陵曰丘充地最卑丘非山比當汜濫之時而

其上猶可以居人益信懷山襄陵謂孟門之洪水而非泛

言九州之災矣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釋文墳扶粉反後同章昭音勃償反繇音遙

傳曰黑墳色黑而墳起繇茂條長也林氏曰墳者土膏脈起

也左傳公祭之地地墳是也九州惟此與徐揚言草木者孔

疏云三州偏宜草木也此說不然按三州最居下流其地卑

濕沮洳洪水為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天或喬

而或漸苞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性

也東陽陳氏曰充徐揚居河濟江淮下流水未平則為下濕

於草木非宜水既平則為沃衍於草木尤宜故三州特言草

木渭按釋文馬云繇抽也視茂義為優吳幼清從之言充水

最甚草木至是始抽始長與徐揚不同也

孟子言洪水氾濫草木暢茂而三州之草木必待水土既

平然後得遂其性何也蓋孟子所謂暢茂者乃山陵林麓

高仰之地蒙蔽鬱塞之狀經所謂絲條者乃平土樹藝五

穀之地必水退而後草木得遂其性欣欣有向榮之意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釋文載馬鄭本作年渭按史記漢書並作年

傳曰田第六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正義曰諸州賦

無下下貞即下下為第九也林氏曰兗州之賦必待十有三

載然後同於餘州非謂此州治水至十有三載而後成功也

果爾則其文勢不應在降丘宅土之下蔡氏曰兗當河下流

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疏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

濕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

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為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厥賦之下先

儒以為禹治水所歷之年且謂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為第

九成功因以上文厥賦貞者為賦亦第九與州正相當殊無

意義其說非是王氏

充耘

曰兗受患最深水土既可耕作矣

又必寬之十三年待其一紀之後歲星一周天道變於上地

力復於下然後使供輸比同於他州蓋因其受患之深所以

優恤之至渭按林蔡王三說大槩得之而有所未盡韓康伯

注易貞勝曰貞正也也貞訓正兼有一義厥賦貞謂十二

歲之中賦法始終如一也蓋禹制五畝之稅視歲之豐凶以

為多寡而兗獨有異受患最深墾辟不易禹立一至少之則

歲以為常雖遇豐年亦不多取而寬以待之至一紀之後第

十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亦視其豐凶以為多寡也九州之賦唯缺下下充賦至少固當第九而經不言下下何也充賦法異於他州言貞則其義見言下下則其義不見故不曰厥賦惟下下而曰厥賦貞也

易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是貞亦兼有固義內卦為貞外卦為悔本卦為貞之卦為悔貞皆其不動不變者厥賦貞當作此解蘇氏謂賦隨田高下者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田賦皆第六故曰貞夫九州之賦相校為等差豈有雍賦既第六而充復第六之理蔡傳云充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說本會氏然則他州之賦皆不正乎袁良貴曰什一者堯舜中正之法重則桀輕則貉謂賦以薄為

正殊非大道朱氏云貞者隨所卜而定之之名也蓋充與他州不同水患雖平盈虛未卜故必作十有三載歷歷試之然後得其一定之法而賦始年年齊矣按袁之砭蔡誠是而以貞為卜義亦未當金吉甫云貞字下下字也古篆凡重字者於上字下添二充賦下下篆從下二或誤作正遂譌為貞此說尤非經果曰厥賦下下則下文義不可通矣

禹貢言作者四冀大陸既作青萊夷作牧荆雲夢土作乂及此作十有三載乃同是也彼三州皆以作為耕作則此州何獨以作為治水邪總由漢儒錯解此經以十有三載為洪水初平之年後人遂踵其謬耳今按禹之治充疏九

河澗濟漯澤雷夏會灘沮而其功已畢民皆降丘宅土矣
豈必遲之又久而後平乃始有賦法也哉以初年所入之
數為準一紀之中槩從其薄貞一而不變此卽是充之賦
法而與他州不同至十有三載地力加厚人功益脩乃同
於他州耳後世募民開墾之法數年後起科漸加與熟田
等亦卽此意春秋傳曰美惡周必復周謂歲星十二年一
周天也十有三載其惡復爲美之時乎

厥貢漆絲 釋文漆音七

傳曰地宜漆林又宜桑蠶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漆知地
宜漆林也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林氏曰八
州之貢揚荆最多充雍最寡各因其地之所有而不強之以

所無也雖有多寡然皆以其所入準其高下以充每歲之常
貢是以有多寡而無輕重呂氏曰九州之貢皆服食器用之
物所謂惟正之供渭按衛文公遷于楚丘其詩曰樹之榛栗
椅桐梓漆是亦充土宜漆之一證也

厥篚織文 渭按篚漢書皆作棊顏氏云與篚同

傳曰盛之篚篚而貢焉正義曰織文織而有文者也鄭玄云
貢者百工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
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於女功如鄭言矣其
無厥篚者州無入篚之物故不貢也曾氏曰謂之織文則繪
畫組繡而有文者不與矣林氏曰古者幣帛之屬皆盛於篚
蘇氏引篚厥玄黃爲證是也夏氏曰參考餘州徐篚玄織縞

揚筐織貝荆筐立纁璣組豫筐織纁皆可充衣服之物若夫青之壓絲雖不充衣服然爾雅注謂壓絲出東萊以織繪堅韌異常則亦可充衣服故筐之梁雍有貢無筐以其不宜也蔡氏曰筐竹器筐屬也吳氏曰織文綾羅之屬渭按筐供幣帛之類入於女功其卽周官之幣貢服貢與

疏云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兗州綾錦美也按水經注引陳留風俗傳云襄邑縣南有渙水故傳曰睢渙之閒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尙書所謂厥筐織文者也襄邑在豫域不當引兗筐爲證疏承其繆

孔傳云織文錦綺之屬吳氏揚州注曰染其絲五色織之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故以爲綾羅之

屬而不言錦蓋錦必染絲以織也其義較長今從之

浮于濟漂達于河

釋文漂天荅反
篇韻作他合反

傳曰濟漂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正義曰地理志云漂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于乘縣入海過郡三行于二十里其濟則下文具矣因水入水謂不須舍舟而陸行也蔡氏曰舟行水曰浮漂者河之支流也充之貢浮濟浮漂以達于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渭按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西有東武陽故城青州府高苑縣北有于乘故城皆漢縣河謂南河之尾漂首受河處也孟子曰禹疏九河濬濟漂皆在兗域而經於濟漂不言施功以貢道見之曰浮于濟漂則二水之治可知矣其立文簡奧類如此也

傳云順流曰浮張子韶取之以釋荊州之貢道而傳同叔
為之辯曰豫貢浮于洛達于河順流也雍貢浮于積石至
于龍門順流也而濟潔受河而東流究貢浮濟潔以達于
河果為順流乎况荆貢所謂浮于江沱潛漢正如程氏各
隨其便之說而逾洛則是泝漢而上無水可以通河故捨
舟陸行以入洛由洛以至于河耳又安可謂浮漢為順流
乎今按傳說良是浮者舟行水上之謂沿泝同辭貢道言
浮者七傳所舉五州之外唯青貢浮于汶達于濟亦為順
流而梁貢浮于潛逾于沔有沿有泝安國不究經始末而
輕為之解其謬顯然無垢猶有取焉何也

濟潔之潔說文本作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濕聲燥聲桑欽云出于乘高唐他合切

濕之濕說文本作溼幽溼也从水一所以覆也覆而隸改

日為田又省一糸遂作潔而濕轉為溼濕溼二字混而無
別漢千乘郡有濕沃縣潔水之所經故名而地理志訛為
溼司馬彪魏收皆承其誤惟水經注作潔沃當從之

漢志東郡東武陽縣下云禹治潔水東北至于乘入海東武

陽即今朝城縣應劭曰在武水之陽酈道元曰潔水亦或武水也其故城在今縣西千乘縣為千乘郡治後漢始改郡為樂安國疏引班志不當加樂安二字又平原郡高唐縣下云桑欽言潔水

所出今按禹引河自太伾山西折而北循大陸東畔入海而潔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不起東武陽也水經注所

敘河水自宿胥口又東右逕滑臺城故白馬縣治在今滑縣西南又東

北逕黎陽縣南黎陽故城在今滑縣東北又東北逕涼城縣在今滑縣東北又

東北逕伍子胥廟南廟在晉頓丘郡界今清豐縣之西境是又東北為長壽

津河之故瀆出焉津在涼城廢縣東北六十里河水又東逕鐵丘南元

志鐵丘在滑州衛南縣東南十里衛南又東北逕濮陽縣

本漢濮陽縣地也丘今在開州之西南又東北逕衛國縣南縣故畔觀也其故

北開州西南二十里有濮陽故城又東北逕鄆城縣北今濮州東二十里有

清豐之南境開州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春秋書築臺于秦者也今范

也又東北逕委粟津寰宇記觀城縣東南六十七里有委粟城蓋與津相近皆古漯水

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徒從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始

與漯別其津以西漯水之故道悉為河所占而上游較短

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經高唐迨漢成帝建始

末河決館陶屬魏由東武陽絕漯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

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雖嘗塞治而故道猶存王莽始建

國三年復決於此莽為元城冢墓計不隄塞明帝永平中

王景修之遂為大河之經流自是委粟津以西漯水之故

道又為河所占上游益短矣漯水一出於武陽再出於高

唐據成帝後言之耳詳見導河歷代徒流下水經注委粟津河北即

東武陽也漯水出焉河自此與漯別東北逕東阿菑平等縣至千乘入海水上承河

水於武陽縣東南而北逕武陽新城東引水自東門石竇

北注於堂池水而墮塹於城東北合為一瀆東北出郭逕

陽平縣之岡城西陽平故城今為莘縣治岡城在縣西南七里通典莘縣漢陽平縣地有武陽城

無此水矣元和志武河在朝城縣東十步蓋即漯水也新

志云故流今堙惟縣城西門外少南三里許有大陂廣十

餘里其勢突城而東與陽穀縣西大陂連夏又北絕莘道

城之西北今莘縣西十三里又有莘亭故城漢更名樂平其故城在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清縣

今堂邑縣東南二十里城在今清平縣南清平縣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城在今

西十里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城在今清平縣南清平縣又東北逕博平縣故

城城亦在清又東北逕博平縣故

城南城在今博平縣右與黃蒲合溇承聊城郭水東北出

攝城北春秋所謂聊攝以東也又東逕又東北逕援縣故

城西杜預釋地曰濟南祝阿縣西北有又逕高唐縣故城

東左傳哀公十年趙鞅帥師伐齊取黎及轅毀高唐之郭

西四十里禹城杜預曰轅即援也祝阿縣西北有高唐城今在禹城縣

本漢祝阿縣桑欽地理志曰漯水出高唐余按穆天子

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漯水以祭淑人丁巳天

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尋其沿歷逕趣不得近出高唐

桑氏所言蓋津流出次於所闕去聲也俗以是水上承於河

亦謂之源河矣源河乃漯之再出者桑欽唯知此而不知

漯由漯陰故城北河由平原故城東蓋自高唐以西至武

陽河在南而漯在北自高唐以東至海則漯在南而河在

北矣今禹城縣南有源陽故漯水又東北逕漯陰縣故城

城唐縣在源河之北故名北伏琛謂之漯陽城地理風俗記曰平原漯陰縣今巨漯

北亭是也按臨邑縣西有漯陰故城元和志漯水北去臨

邑縣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崔

氏城北城在今章又東北逕東朝陽故城南城亦在章

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碑碣尚存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城在

平縣北與齊又東北逕東鄒城北今青城縣界又東北逕

建信縣故城北應劭曰在臨濟縣西北五又東北逕干乘

縣二城闕伏琛云干乘城在齊城西北一百五十里隔會

水即漯之別名也元和志干乘故城在淄州高

胡明經禹貢錐指

庚申補刊

苑縣北二
十五里 又東北為馬常坑 蓋亦在干乘縣界玉篇坑音而勇切地名今按下文里數

則坑乃澗 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于泊之類

海第五卷河水注云河水自干乘北城北又東分為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馬常坑注濟又第八卷濟

水注云濟水自甲下邑南東歷琅槐故城北 此自西漢末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蓋即潔之所亂者

以迄後魏潔川之原委也以今輿地言之濬縣滑縣開州

清豐 並屬直隸大名府 觀城濮州范縣朝城莘縣堂邑聊城清平

博平 並屬山東東昌府 禹城臨邑濟陽章丘鄒平齊東青城 並屬濟南

府高苑 屬青州府 諸州縣界中皆古潔水之所經自宋世河決

商胡朝城流絕而舊迹之存者鮮矣

蔡傳云地志潔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干乘入海程氏以為此乃漢河與潔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潔河所在未詳其地

也陳師凱曰程氏貢道圖云潔受河於武陽此漢河而非禹河愚按其意非指潔為漢河蓋言今自潔入河處所受

河水乃漢以後所徙頓丘之河非禹時澶相以北之河也其潔水仍以東武陽為是料河水未徙之前其自潔入河

處則又過武陽以北之地也即無與潔殊異之文故不別言潔所在耳此言足以正蔡氏之謬且水經注所敘潔水

原委極其明確蔡氏東諸高閣而不觀乃以為其地不可得詳僅以河之枝流七語了之如此顛預亦何裨於禹貢

邪

困學紀聞曰太史公班孟堅謂禹醜二渠以引其河一貝

上一潔川李垂導河形勢書云東為潔川者乃今泉源亦

皇清經解 卷三十

胡明經禹貢雜指

庚申補刊

河北出貝丘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宜房所行二渠蓋獨漯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渭按赤河在今東平州西北及東阿縣北五代周顯德初命宰相李穀治楊劉決河其不復故道者離爲赤河及游金二河歐陽脩所稱游金赤三河是也古漯川不行東平界中以赤河爲漯川殊謬武河者武水也水經注云卽漯水亦不聞爲漢決之凡垂書所言舊迹多不可信大抵如此孟康云河自王莽時遂空唯用漯耳其實河行漯川獨武陽以上則然而武陽以下河漯仍自別行應劭曰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謂漯自高唐以東以河之消長爲盈涸非謂河行漯以入海也觀水經河漯各有其道

酈善長云河于濟漯之北別流注海今所輟流者惟漯水

耳

見第八卷濟水注

然則漯入海處後魏時雖已輟流而故道猶

存未嘗爲河所占况東漢之世乎今大清河自歷城以東皆漯川故道五代晉後屢爲黃河所行其濱州以下則又非漯矣漯入海處終未嘗爲河所占也

明一統志未漯河在章丘縣北七里源出長白山西北流入小清河焦弱侯指爲禹貢之漯渭按漯上承河水非山源也亦不於章丘縣北入小清河據元和志章丘縣有濟

水卽今小清河也水經注云濟水東逕管縣故城南

城在章丘

縣西北二十五里

右納百脈水水出土鼓縣故城西又東北流注

于濟濟水又東有楊渚溝水出於陵故城西南而北逕土

鼓城東又西北逕章丘城東又北流注于濟也於陵故城在今長山縣西南楊渚溝水由章丘城東而北入小清河

寰宇記謂之獺河齊乘云在章丘縣東七里出長白山之

王村峪

山在長山縣西南三十里元和志引齊記曰於陵城西三里有長白山

其後小清之

上流淤塞章丘鄒平長山界申故瀆為獺河之所行俗遂以獺為潔齊乘云小清河自鄒平又東逕長山新城今為

潔河經流矣此即楊渚溝一名獺河者字隨聲變與禹貢之潔全無交涉也

或問河南之濟伏見斷續若以為貢道則必有舍舟從陸之事法當如荆梁書逾而經無其文何也曰滎澤渟而不

流其水潛行地下至陶丘復出為濟

詳見導沈

中間相去約四

百里皆須陸行聖人重勞民貢道必不由此其所謂浮于濟潔達于河者蓋自陶丘之東浮濟而北由潔以達河本無所逾故不言逾也或又曰漢與洛潛與沔皆二水而異名故言逾陶丘滎澤一濟也故不言逾曰苟有舍舟從陸之事則必書逾何論一水二水平唯本無所逾故不言逾也

濟潔二水為東南四州貢道之所必由非獨兗也青承兗曰達于濟則由濟入潔可知矣徐承青曰達于荷則由荷入濟可知矣揚承徐曰達于淮泗則由淮入泗由泗入荷可知矣淮通泗泗通荷荷通濟濟通潔潔通河四州之貢道無不由濟者而總與陶丘滎澤之閒無涉此其所以不

言逾也

禹時濟實通漯林少穎云案經文無濟漯相通之道非也
 但孔疏云從漯入濟自濟入河則必有舍舟行陸之事是
 為大謬耳周希聖更定其文曰由濟而入漯由漯而入河
 經旨灼然矣近惟朱長孺深知此意其所著禹貢長箋曰
 古時濟漯通流漢以後遂不相屬孔疏與經文所次水道
 不合當是從濟入漯從漯入河鄭端簡亦云舊作二道者
 非是此適與周氏闇合也新唐書許敬宗傳云高宗東封
 泰山次濮陽問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
 敬宗對曰沈濟自温入河伏地南出為滎澤又伏而出曹
 濮之間汶水從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漯者漯

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海也或據此以駁濟與漯通之說余
 曰濟漯本相附近逮西漢末河行濟漯之間高唐以西至
 東武陽二水為河所隔唐世猶然故高宗謂濟漯斷不相
 屬敬宗不知古今水道之變遷而憑臆以對殊失經旨未
 可以證禹貢也然則濟與漯通當在何處曰是不可知按
 水經鄧里渠與將渠合北逕荏平縣東臨邑縣故城西北
 流入于河河水又東北逕西瀆津注云河水東分濟亦曰
 濟水受河也水經注濟或作沛又因沛而訛為沛今悉改從濟自河入濟自濟入
 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蓋其時濟漯之間
 為河所隔故云河分濟又云濟受河在禹時則固漯分濟
 或濟受漯也漢臨邑縣在今荏平縣東通典漢臨邑故城在盧縣東按今長

清縣西南二十五里有盧縣故城西與茌平接界漢臨邑當在此間今臨邑本漢潔陰縣劉宋僑置臨邑非漢縣也四瀆津在臨邑故城東北寰宇記四口故關在駟城縣東八十里一名四瀆口當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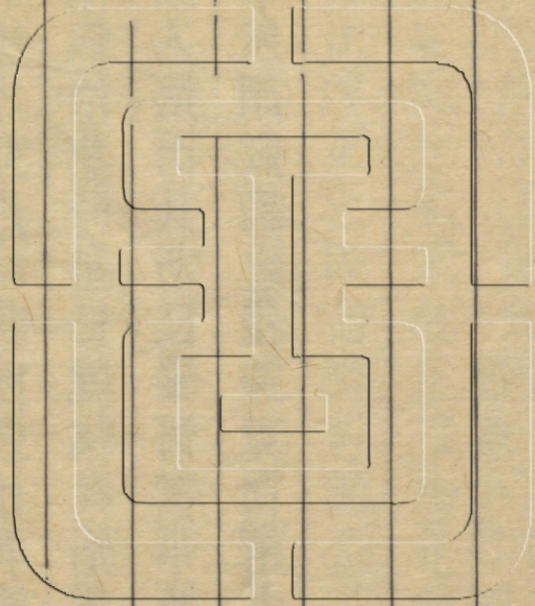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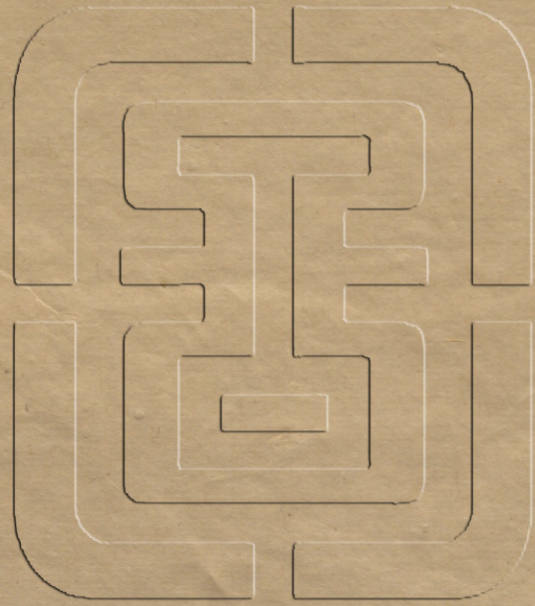
古濟潔通波處此亦不敢定以為是然濟與潔通必在會汶之後又北將東之際而臨邑適當其地東北接高唐故城為潔之所經枝津徑通理無可疑

黃文叔云或浮濟或浮潔而皆達于河愚謂兗之北境可徑浮潔以達河而其南境則必由濟入潔也準此以推則青之汶徐之淮揚之江海荆之江沱潛漢雍之龍門雖竝列于經而或由或不由各隨其便唯豫之洛梁之潛沔渭為道所必由耳

水患莫大於河堯時河從大伾以東行平地數為敗青徐之菑特甚降水大陸九河之區尙未為河所行孔疏云冀州之水不經兗州故得先冀而後兗此篤論也謂治河當自兗始而不信龍門呂梁之事總由讀河渠書不熟耳九河既道青徐之河患息其所當治者濟與淮而已雍之西河豫之南河治冀時早已就緒及治豫雍則唯決諸川使由洛渭入河而其功已畢河無事焉禹治水勢如破竹青徐以下所謂數節之後迎刃而解者也

胡明經禹貢錐指

漢軍樊封舊校南海鄒伯奇新校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

卷三十

三

